

第一卷第十一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短評

革命求知與成己成物

我對於知識青年的新希望

遷怒與貳過

日本南進聲中的新嘉坡與美國

沒有路徑的職業

周邦式

范慕飛

巖巖

王邦楨

陸離譯

青年園地

散文與詩專輯

散文，詩，散文詩

錫鑛山

嘉陵江上

十月的風

秋暮

懷舊曲

湖底睇愁

海

屋

兒時巷陌

訴

父親的照片

孫萍

懷

安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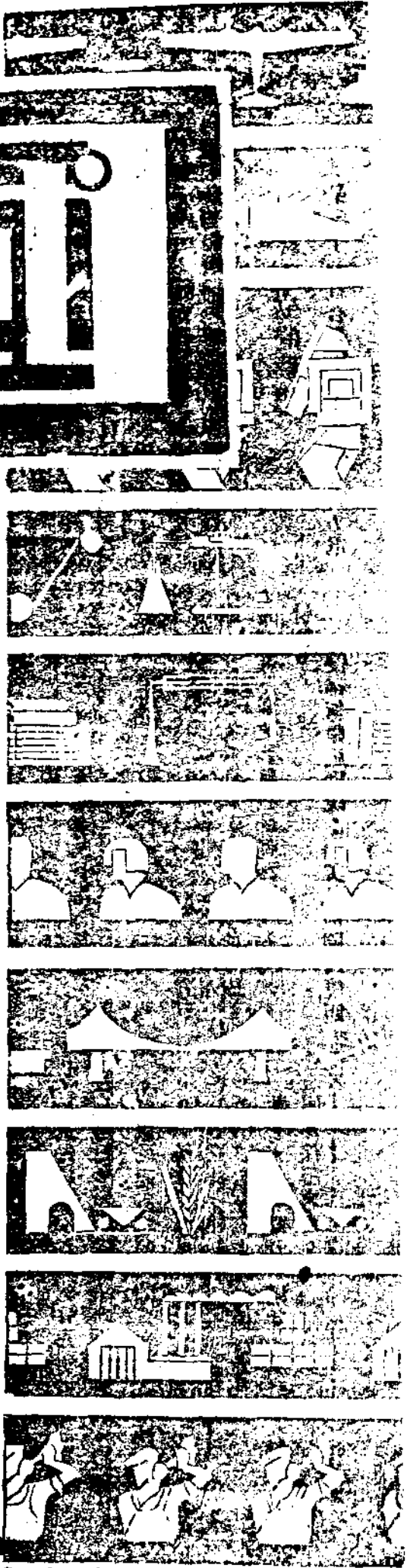
齊思賢

惜衣

彭海燕

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月刊社發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將日寇先行解決

美國中立法案的修正問題，自上月九日羅斯福總統向國會提出修改的咨文之日起，歷二個月又四日的時間，經過參眾兩院的激烈辯論，終而於本月十三日在眾院通過，此種「具有歷史性質之表決」，確是「切合時宜」之舉，其涵義之重要，自毋待言。不過我們對於佩羅總統及美國當局修正中立法的決心之餘，不能不進一言，以告我友邦。

中立法的修正，動機是在納粹德國的濫施無限制的潛艇政策所致，美國為保障海洋上的安全，因之而有廢止「禁止商輪武裝」和「禁止美輪駛入交戰區」的規定的決心，當然，我們相信美政府既下此重大決心，定能立即付諸實行；不過我們要提起美國政府注意者，即美國既在大西洋方面開始執行其任務，但同時不可忘却遠東的納粹伙伴，因為橫暴的日寇，正在其軍人內閣領導之下，加強其侵略行動，倘美國不先予以澈底的解決，則必遭反噬之禍，致不能順利完成肅清納粹殘餘的責任。

勿存中立的夢想

曼谷十一日合衆電稱：「曼谷官方電

台昨晚廣播：泰國之捲入戰禍，殆不可避免

但此間並無恐懼之象，一旦日侵泰境，則泰方業已決心作戰到底。但在日曼谷又有一電文：「泰首相曼披汶接見記者時，就日本廣知時報所傳泰國忘恩負義不守中立一說，發表談話謂：泰國探與所有各國維持友好之政策，日方所傳英泰成立聯防一說，為無稽之談。」

這兩個電文出於同日，而且又都是屬於「官方」性質，但細加考究，既然「業已決心作戰到底」，似乎不必再來一套「與所有各國維持友好之政策」的謠言。當這世界反侵略戰爭迅速展開中，美國中立法的修正，就足以表示其參戰的決心，「吾人希望可以避免開火，但事實上業已開火」（羅斯福語），勢之所趨，美國尚且不應獨保中立的地位，泰國豈能例外？所以我們希望泰國當局從速下定決心，與暴日斷絕關係，勿再俾存中立的夢想。

來栖此行

負有所謂「和平」使命的倭使來栖三郎，已於十五日到達東京，來栖此行能否完成其所負之「艱巨的任務」，各方多有付測。

倭都新聞社評說：「美日兩國政策距

離極遠，美日談話十分之九將歸失敗；來栖此行，恐無補於事。」（東京十四日合衆電）

至於華府人士則認為：「日本倘欲堅持繼續中日戰爭，在太平洋上推行侵略政策，並依附軸心，則來栖此來，必徒勞無益，與野村及若杉無異。」（華盛頓五日中央社專電）

來栖自信能完成其任務的希望，假如德國當局尚未決心放棄「九一八」以來的國策，則決不能如許樂觀。對這一點，不久的將來就會有事實告訴我們。

不過在我們看起來，在這個時候，來栖有機會到美國去一趟，藉此可以親自考察「美國瞭解日本真意之程度」，知道「美國已準備於必要時在太平洋作戰」的決心，因而可知所懸戒，帶些「教訓」回國。所以即使原有的「艱巨任務」不能完成，也不能說冤枉此行。

來稿務請在稿末註明通信地址及真實姓名，未附郵資的稿件，本社不負退回及保護之責。

革命求知與成己成物

周邦式

——紀念 總理誕辰應有之努力——

(一)

革命的導師，我們的 總理，孫中山先生，要是今天還健在的話，已經是七十六歲的高年了。「人生七十古來稀」，真令人有說不出的感慨！不過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過程；人生的所以不朽，在乎能立德、立功、立言，為人願謀永久幸福，並不在乎軀壳的長存，或壽至期頤，康強逢吉。就拿以解決生死問題的宗教來說，佛家也要講「涅槃」，道家也要講「尸解」，其所重都在精神的不死，而非肉體的不死。總理從誕生一直到考終，六十年間，所過的生活，不是革命生活，就是讀書生活。其革命的精神與求知的精神，真可謂六十年如一日。總理能夠領導中國民族中國民衆和滿清的專制奮鬥，和軍閥的專橫奮鬥，和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奮鬥，就是他的革命精神的表现。總理能夠發明那指導中國革命以及世界革命的最高原則三民主義和創造那促進人類進化世界進化的「知難行易」的學說，就是他求知精神的結晶。總理不僅是中國的偉人，是中國的先知先覺者，並且還是全世界偉人，是全世界的先知先覺者。人類的歷史，當然是全人類共同奮鬥的歷史，但是如吳沒有特出的聖賢豪傑爲民先導，則人類的歷史，必如黯淡無光，缺乏精采，而決不致有今日輝煌燦爛的文明與文化，是可以斷言的。一個偉人的誕生，對於人類思想生活的改善和進步，實在有很大的關係。所以我們今天來紀念 總理的誕辰，也實在有說不出一種的情緒——一種歡欣而

興奮的情緒。

(二)

我們現在正處於抗戰與建國的大時代之中，所有中華民族的好兒女，都負着抗戰的最後勝利和建國的最大成功，作英勇殊死的奮鬥。領導着我們進行這偉大的工作的，便是中國國民黨的總裁和全國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 蔣介石先生。蔣先生日理萬幾，十分勞苦，我想，總理如果到今天還健在的話，則他雖以七十六歲的高年，一定還總本着他畢生革命到底不懈的精神意志，來親自主持抗戰建國的大計，而不使 蔣先生獨任其勞的。並且我們還更曉得汪精衛的背叛黨國，附逆求榮，一半是由於他爲人不端，一半也是由於他無所忌憚。總理若在，汪逆一定不敢這樣的胡作胡爲，而增加我們抗戰前途的困難的，因爲 總理最知道汪逆，知道汪逆的意志薄弱，從來不肯重用他，而在逆也是最敬畏 總理，對於 總理的命令，是向來不敢違抗的。我們很不幸，我們的抗戰建國的工作，因爲得不到 總理的親身指導，致不能早奏膚功。且喜 總理的主義， 總理的全部遺教，早爲全國人民所竭誠接受，所努力奉行。自盧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所有我們的抗戰方針，建國方針，差不多都以 總理的主義， 總理的全部遺教，作爲最高準繩。甚至抗戰的方略，建國的方略，也無一不依照 總理之所定。譬如長期抗戰的方略，以空想換取時間的戰略， 總理在民國二年錢幣革命的通電中，就早已斷斷所

明白，不過當時的對象不是暴日，而是帝俄罷了。我們相信：我們祇要本着 總理的學說和主張繼續向前做去，我們抗戰建國的目的，必可完全達到。所以我們今天來紀念 總理的誕辰，就要對於 總理的學說和主張，作一番探討。

(三)

總理的學說和主張，決非此短文所能闡述。舉其要者言之，他是以「民生的歷史觀」為出發點，而主張「服務的人生觀」和「大同的世界觀」。這就是「成物」或「達人」一方面說的。至於在「成己」或「達己」一方面說，他就主張「革心」與「求知」。

所謂「民生的歷史觀」，是說民生是社會進化的重心，而社會進化又是歷史的重心，所以歷史的重心是民生，而不是物質。換句話說：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從這關於社會進化和歷史發展的普通法則，有「唯心」和「唯物」兩種說法， 總理則認為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兩者缺一不可。兩者都是發於求生動的動機，兩者都是求生存的必然歸宿。所以說：「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人類因為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歸到社會進化的原因，是求生。」

總則人類要怎樣去求生呢？ 總理則主張「服務的人生觀」，以互助的方法，代替競爭的方法。 總理分進化之時期為三：一為物質進化之時期，二為物種進化之時期，三為人類進化之時期。他以為人類進化的原則，與物種之進化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而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人類之所以要組織社會國家，踐履道德仁義，無非是要實現互助的理想，達到互助的目的。

社會國家，是互助之體，道德仁義，則是互助之用。雖然今日的人類還未能盡除物種遺傳之性，不能謹守此互助的原則，但一定要本此原則進行，才能謀社會的圓滿發達。否則相爭相殺，無有已時，人類必然要歸於滅絕的。因為這個原故，所以人生當以服務為目的。聰明才力愈大的，當盡其能力，替千萬人服務，替千萬人造福。聰明才力略小的，也當盡其能力，替十百人服務，替十百人造福。孟子說得好：「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墨子也說：「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人人都以服務為目的，則其結果自己也一定受益受惠不淺。所謂「人人為我，我為人人」，這就是「互助的倫理觀」，也就是「服務的人生觀」。

於此還有要注意的，即凡是人類，都有生之意志，生之要求，不能說祇許我的民族生存，而不許你的民族生存，祇許我的國家存在，而不許你的國家存在。這是民生史觀的必然結論，也是人類共存共榮的光明大道。 總理所主張的「服務的人生觀」，是要推廣到全世界全人類的，並不限於我們自己的社會。 總裁也說：「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生命之意義，在創造宇宙繼續的生命。」 總理的世界觀，可說是「大同的世界觀」。他常說我們要「濟弱扶傾」，我們要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裏頭含有兩層意思，第一、「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我們去抵抗強權，才是順天行道。」第二、我們「要提倡民族主義，自己先聯合起來，」才有資格有力量去促進世界大同。現在我們的對日抗戰，可以說就是實現世界大同的第一步工作。

為人類服務，謀世界大同，是屬於「成物」一方面，是屬於

「達人」一方面。但若要「成物」，必先要「成己」；要「達人」，必先「達己」。個人的修養，究竟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總理在這一方面的主張，是首先「革心」。他以為「人者，心之器也。」「心也者，萬事之本源也。」所以他認為革命必先革心。革心之目的，是要造成高尚優美的人格。人類本是由簡單的動物，慢慢進化來的，現在人類的進化，還沒有完成，所以還多少帶有獸性。「是欲造成人格，必當消滅獸性，發生神性，那麼才算人類進步到了極點。」革心之方法，是要立志，是要立志做大事。「無論那一件事，祇要從頭至尾，徹底做成功，便是大事。」祇要有一種具體結果，貢獻於人類，便是一件大事。「事業是關於事業的，做成了甚麼事，便稱為大家謀幸福。」

關於「成己」和「達己」的第二種重要修養，就是求知。總理考察世界人類之進化，認為應分為三時期：第一，由草昧進文明，為不知而行之時期；第二，由文明再進文明，為行而後知之時期；第三，自科學發明而後，為知而後行之時期。他又把人類分成三種：其一，先知先覺者，為創造發明；其二，後知後覺者，為做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覺者，為竭力樂成。我們在今天，為求抗戰建國之早日成功，固然應該努力去實行，但是我們既然生於科學昌明的時代，却也應該努力去求知。其理由便是「能知必盡行」。總理說：「當今科學昌明之世，凡造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後乃敢從事於行。所以然者，蓋欲免錯誤而防費時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從知識而構成想像，從想像而生出條理，本條理而籌備計劃，按計劃而用下功夫，則無論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無不指日可以樂成也。」有些知而不能行的人，可以說是他們並沒有獲得真正的知識，他們的知識，不是一知半解，便是半信半疑。總理的一生，因為富

於求知的精神，沒有一天不讀書，沒有一天不考察，所以能夠構就他博大精深的學說和極有系統而有條理的主張，而他對於革命行動的實踐，也是念茲在茲，始終不懈了。

總括起來說：成物是成己的目的，成己則是成物的手段。要成物，我們就應發揮社會服務的精神，實現世界大同的理想。要成己，就要首先革心，並努力求知。而成物成己的歸宿，就是要求人類的最善生存，亦即最圓滿的生存。這便是總理學說最精深的所在。

(四)

總理畢生從事於革命，從事於求知，他向來對於自己的生日，是不大注意的，也向來沒有人敢對他提起替他做生日。他要是今天還健在的話，一定也是平平常常的度過，而不會有什麼舉動的。我們大家在今天來紀念他的誕辰，實在因為他的豐功偉烈，照耀人寰，而他的學說思想，又足啓發後人，樹之準則，所以不能不轟轟烈烈的來慶祝一番，其實我們與其形式上來紀念他，不如遵奉他的學說和主張，措之實行，使抗戰早日勝利，建國早日成功，「神性」早日發生，以及大同世界的早日實現，倒反合於他老人家的希望。（達到成己成物的兩種目的之希望），我們千萬要記住他老人家的兩種精神——革命的精神和求知的精神！我們千萬要效法他老人家這兩種精神，——革命的精神和求知的精神！

X X X

我對於知識青年的新希望

范慕飛

一

國家之盛衰存亡，完全取決於知識份子之所為；他們掌握着國家的大權，操縱着國家的命運。他們的人格高尚，才學優越，國家就會弄到強盛；他們的人格卑鄙，才學平庸，國家就會弄到衰亡。但是他們的人格為甚麼會有高低的分別、學識為甚麼會有優劣的不同呢？那就是基於他們在青年時期所修所學所志如何以為斷。在青年時期，能够立定堅苦卓絕、為國為民的遠大志向，養成巍如泰岳、完如日月的高尚人格，造就窮究天人、貫通中外的淵博學識，那麼他將來一旦獻身社會，自然早英勇奮發，鞠躬盡瘁，先憂後樂，為國效命；否則以無為為志，名利為心，不事修養，不求實學，那麼他出了學校以後，自然是一個壞蛋，一個庸才。由此可見青年在求學時候的所修所學所志，直接因影響他個人的前途，間接關係整個國家民族的存亡，其重要是怎樣的值得人們注意啊！因此我不對那些無往擺來的蚩蚩輩有所求全，而對於這班正在儲養潛能、充實自力準備作國家未來主人翁的知識青年，却抱着一種莫大的新的期望。姑無論這種希望能否實現，是否能引起他人的同情，但是至少我個人總是這樣想：認為它是挽救國難，復興民族的根本辦法，是今日中國青年所必須做到的的一件大事。現在且從歷史上的事實以及民國以來的近況說明知識份子與國家的關係，然後再談到我的新希望、看它究竟是什麼。

二

一、歷史的教訓——打開中國的歷史一看，歷朝最強盛的莫過於漢唐，最衰弱的莫過於晉宋明之晚年。漢唐何以強？強於為政之得人，晉宋明何以弱，弱於知識份子（即士大夫階級）之昏庸。

劉邦以英武之姿，汪洋之度，輔以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之張良，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之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之韓信，而開漢朝四百年之宏基。其後文景之治，武宣之世，內則民康物阜，外則北征南懷，乃是由於文帝的恭修玄默，以德化民，景帝的節儉存心，刑獄留情，武帝的奮發有為，宣帝的勵精圖治。其在下者，負責任的人，則以「馬革裹屍」犧牲的決心自矢，「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兩兩忘家的大我自許；負責任的人，則有雷霜肅遠以和惠得民，趙廣漢張敞以明察致治；司法者有如蒼鷹，不避權貴；執事者辨圓折檻，不假辭色；出使則有蘇武的大節不屈，鄭衆的抗庭不拜，保持了國家的尊嚴；持躬則有楊震的得四知，楊秉的去三惑，提高了個人的人格。到了末年，桓靈在位，宦官外戚，更替為奸，把國事弄到一場糊塗，幸而一班受了嚴格教育的大學生，崇尚氣節，主張正義，危言深論，匡過正失，結果雖然遭了黨錮之禍，可是他們的忠肝義膽，高風亮節，和給予當時及後世人心的影響不少。這些，都是漢朝立國的基本，所以強盛的原因。

其次說過唐朝，唐朝的禮儀，不外乎是有美德、仁政、文教的內涵，貞降突厥、制吐谷渾、征高麗、收薛延陀、服天竺、臣龜兹的武功；其就朝代而言，則為太宗的貞觀之治與玄宗的開元之盛。太宗與玄宗為甚盛會有這樣的治績呢？那也是人的問題。他們自己過着很刻苦的生活，出宮女，罷貢獻，以節儉為天下倡；對於民衆，則除酷吏，寬刑誅，薄稅斂，汰僧尼，竭力地減輕他們的痛苦，對於一般才知之士，更是尊崇備至，優禮有加。所以一時環偉博辯奇壯之士，雲集都門，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並美史冊。在上者朝乾夕惕，勤求邦治，在下者夙夜小心，忘身憂國，君臣一體，上下同心，政治那有不弄好，國家那有不發達呢？

反之我們來看看晉宋明三朝號稱統治階級的士大夫是怎麼樣呢？據于寶晉紀總論所載：「西晉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蕩為通而狹節信，進士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從這一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晉朝的士大夫是浮薄、浪漫，好虛榮，不求實際，賤名節貪圖俸進，既不知有國家，更不知有所謂義務與責任，取樂縱慾，任性而行，可以說是享樂主義的伊比鳩魯派（Epicurus）。因為他們是這樣的負託風雅，放浪形骸，樂醉生夢死的生活，變成消極頹廢的風氣，於是法弛俗離，引起五胡之亂華而西晉以亡。宋朝的士大夫，精神非常萎靡，意識多半為敵愾所屈服，時時以屈和為念；雖然其間有幾個主戰份子，而且已經收到了戰事的效果，終因寡不敵眾，正不勝邪，餽餐胡虜肉、渴飲匈奴血之壯志，祇好付諸流水。尤可恥的，當士大夫間只有利害關係，沒有道義可言，呂惠卿本與王安石同是力行新法的主角，可謂政見相調，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工作，那

曉得等到安石出知江寧府以後，他就忘恩負義，盡反其所言所行，而與安石站在敵對的地位；趙鼎罷為了長保職位，便阿容媚世，悉願作狗叫以取悅韓侂胄。因此元兵一到，奴顏婢膝、認賊作父之士，充滿朝廷，宋朝的命運也就於此告終了。有明一代，承平之日少，擾攘之時多，其原因也就是由於人謀之不臧。並不是沒有人才，而是被了好逆所殘害，並不是沒有力量，而是互爭黨氣，兩相抵消了。嚴嵩魏忠賢兩大巨魁，不知害死了多少忠良，東林黨、崑崙黨黨同伐異，導致了全國團結的力量，釀成了三案的爭辯。其晚年一般士大夫更加縱樂放淫，貪欲無度，輕視名節，自私自利，以個人利祿為心，以一己勢力為念，誠如顧亭林所說：「今日士大夫，纔任一官，即以教戲田為事，官方民隱，置之不講，國安得不亡，身安得不敗。」於是斷送了有明一代的二九四天下。

二、民國的事實 無可諱言的，在戰亂國內外人士的心目中，認定中華民國還不算是一個強國；因為她自成立以後，沒有得到一天的安寧，內而政治上未上軌道，經濟凋敝，國防空虛，學術落後，民生憔悴，外面強鄰壓境，國本動搖。唉！這種衰弱危亂的局面，究竟是誰造成的呢？一言以蔽之曰：「又是人的問題」。民國時代，人心之壞，風氣之下，在北伐以前，更有甚於往日千百萬倍。他們祇有個人，沒有國家，祇有自己，沒有他人，一腦子榮華，滿肚子私利。以之治軍，則利用之作爲掠奪土地、擴張自己勢力、報復私仇、維持自己利益的工具，形成軍閥割據之局，互相殘殺，荼毒生靈。於是力與力消，雖有千百萬軍隊，於國家又有奚益？以之治政，則各立系統，僭同一國，對上既不服從，對下又無惡不作，其目的不在辦事，而在作官，不在爲民衆解除痛苦，爲國家民族求獨立生存，而在爲個人謀利益，爲黨派

謀幸福。而且狼狽為奸，植黨營私，形成了官職始相授受的連串性、系統性。祇要有一階半職，雖祇離喉疽，亦所願為，祇要有一路可走。縱然如旬陵行，亦所樂意，講什麼氣節不氣節，說什麼人格不人格！辦事是在消極的應事，而不在積極的理事，照例行文，責任就了。辦政治的人，是這樣的卑鄙污濁，敷衍塞責，要政治不趨於腐敗，又那裏可能呢！讀書的人，不曉得為甚麼要讀書，祇是因爲看了隔壁鄰家的少爺，吃了海水，穿了西裝，會講洋話，備受人家的尊敬，於是他也想去試一試；祇是因爲看了當政的大人先生們，討姨太太，住洋房子，坐摩托車，於是他也免不了起了一整一大丈夫固應如是」的念頭，而想藉讀書以求其實現。比較起一點的，也不過是為求一技之長，以解決自己的飯碗問題。因為讀書的動機與目的皆僅僅在追求物質欲望的滿足與生活問題的解決，故其一生所學，祇有粗淺的認識，而沒有深切的了解，祇有一技一藝的專長，而沒有精深博大的研究，祇有應世的油腔滑調、卑鄙手段，而沒有經國濟世的大才大知。宜乎學術落後，科學不備昌明啊。其次談到經濟情形，一般人對於財物，祇知拚命的掠奪私蓄，盡情的揮霍浪費。儘管鼎鍋不上灶，外表的臭架子却不得不擺，儘管國庫孔虛，政府需財孔急，我個人的金錢，是仍要存放在外國銀行或者寄藏地下，以供太太們的消耗，以備萬一逃亡國奴時的應用。至於生產，不但知識份子鄙於從事，就是那班老老實實的農民，也怨一天一天地加多，離開了他們古老的家鄉而跑到了繁華的都市，去參加那些輕而易舉、隨即獲利的工作，丟了立國之本的正業——農業。人人祇曉得消費而不事生產，個個只知道肥私利己，不顧國家的需要，國家的經濟，又安得不呈現拮据之狀態呢！

由於人心的不良，造成上面四種惡果，而表現於外一致的風

氣，那更是糟糕到了極點。詭譎相尚，淫靡成風，只有低級的物欲的追求，虛偽的心靈的交感，官吏則粉飾貪婪，人民則散漫麻木，青年則浮器放縱，成人則腐敗昏庸；而表現於一般國民的心理與行為者，則為空言、虛驕、取巧、倖進、責人、依賴、怠惰、因循、畏難、苟安、卑怯、爭權、自私、耐嬉、萎靡、消費。唉！人心是那樣的澆漓，風氣又是這樣的惡濁，物腐蟲生，又何怪乎倭寇的侵凌咧！

從上面這些歷史的事實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國家之盛衰存亡，繫於知識份子之臧否。」而所謂臧否，却不是單單指能力與學識而言，而德行尤為要緊。德行高尚，則志慮忠純，一心為國，無事不興，無政不舉。是故欲謀國之富強者，惟在培養知識份子，而培養最有效果的時期，是在他們的青年求學時代，而最需要培養的，還是他們的德行。因此我特地向知識青年提出三點希望來；雖然，自抗戰以來，青年的一切，社會的一切，已經改進了許多，可是離我們的理想還很遠，所以我還有提出的必要。

三

一、要有遠大的志向——志是努力的標的，是將一種理想施諸行為之心理的預備傾勢。有了它，不但在積極方面，可以為一生事業樹立努力的標的，並且在消極方面，又可以避免許多時間與精力之浪費。自來聖哲賢豪，莫不注重立志，更莫不有其大志，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王子墊問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學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堯舜禹湯文武志在解民倒懸，岳武穆、孫總理志在驅除異族，恢復中華，皆其明證。可惜我們現在大部份的知識青年，不但沒有

大志，甚至於可以說沒有志向，他們的求學，是為求名而學，求利而學，為裝飾而學，趨附而學，無所為而學。從表面上看，似乎勃勃奮發，確有大志存焉，實際上他們的所謂志向，不過是一種虛偽之氣與物欲之私，其中心所追求的，乃是一種空泛的物質欲望。因為方寸間漫無所志，終生沒有一件確定的主要工作，於是心神動盪，時常處在風雨飄搖的當中，往往因環境的改變而變遷，不覺有全始全終之豫節。本來是學農業的，忽然發了官癖，想到政治舞台上活動活動；本來是甲黨的信徒，因見了乙黨得勢，於是搖身一變而為乙黨的走狗。出處去就，純以勢力為依歸。固無信義之可言，即情誼亦付缺如。在其本人之器器無知，隨波逐浪，與世俯仰，固深可憐，然社會由是混亂，國本從此動搖，為害豈淺了！歷史上的叛逆之臣，方今的漢奸之流，以及社會上的投機遊民，可以說都是這種人演變的結果。因此我們青年同學在未讀書前或正在讀書時，應該慎重的考慮一下「我為什麼要讀書？」為感覺到社會上某事某物的不滿意加以改善而讀書呢？還是為了某種事物的缺乏要想加以創造而讀書呢？抑是兼此二者而讀書呢？從這些問題去考慮去思索，求得一個深切的道理，然後立定我們的志向，讀書才有意義，才有價值。我們的志向不但要大，而且要公正，桓溫遺臭萬年之志，曹操吞吐天地之志，希特勒滅人國家之志，皆非我們所需要；我們所需要之志向，是志乎道義，志乎真善，是理智之企圖，遠大之事業計劃，為社會國家乃至全人類的福利事業之要求，要言之，是救國救民，救人救己，改造社會，復興民族，為社會服務，為國家盡忠，為人類謀幸福。明末張爾岐先生說：「學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亂之源，生人憂樂之本。」青年同學們，你們應當怎樣的慎重立定你們的志向啊！

二、要有高尚的人格——人格的涵義很廣，而且各有各的解釋，心理學者謂合個人的種種特性反應的習慣系統，就有所謂人格；社會學者謂人格就是個人所有可以決定其社會地位的特質的總和及組織；陳立夫先生謂人格是為人共同之標準。我不是人格的研究者，不能肯定的下一斷語，不過在我腦海中的概念，卻認為人格高尚的人，就是有氣節、有操守、明禮義、知廉恥的人。世道之維繫，國基之奠定，以及人世間所有輝煌燦爛精神上慰藉之美名如光榮、英勇、正直、義俠等等，都是這一類人的勞績。他們是正義的長城，公理的代表，國家的靈魂，人類的精英。他們持身以正，不徇私以順情，不屈己以依人，當仁不讓，見義勇為，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謀國以忠，平時則宵旰勤勞，奉公愛國，變時難隨難毋免，見危受命，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我們知道，人單單只要苟活，國家僅僅只要名存，那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寄人手下，為人附庸就夠了。但是這種苟延殘喘的生，名存實亡的存，已經失掉了靈魂，會狗彘牛馬之不如，有什麼意義價值呢？因此我們人類不但要生，而且要光榮的生、有意義的生，國家不但要存立於天地，而且光榮富強，威震四海，澤被萬國。人之所以可貴，貴在其不徒行尸走肉，圖騰自立自強，為自己爭點面子，為天地保持正氣；國家之所以光榮，榮在其能獨立不屈，不畏強禦，維持了真正的統一，保持了獨立的國格。是以淪倒窮漢，雖饋之以女樂，加之以高官，而其心不少動者，是何耶？為爭人格故也。彈丸小國，本不足與大國抗衡，然而猶拚死力與之搏鬥不甘其侵略者，是何耶？為爭國格故也。南宋自元兵入侵以後，本不取其為國了，然而文天祥陸秀夫輩，為了要不負頂天立地男兒的美名，為了要表現中華民族的偉大，為了要爭持中華民國的國格，竟不惜一己的犧牲，至於仁

至義盡而後已。清朝道光咸豐年間，太平軍起，皇室凌夷，曾國藩以「拙誠」為天下倡，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崇拙，編練團勇，組織湘軍，躬履諸難，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顧悻。由是眾人效其所為，亦皆以苟活為羞，避事為恥，而劫運挽回，風氣轉移，造成了清室的中興之局；至今三湘七澤，猶存有其流風餘烈。總裁於廿五年西安事變，叛逆劫之以武，臨之以威，而總裁鎮如泰山，神志自若，置生命於度外，奉人格為神聖。叛逆受此偉大人格之感化，遂知所悔悟，恭送還京，於是中國得以轉危為安，全國一統，團結益固。由此可知人格感化力量之大，實超夫一切也，培養之功，豈可忽視！

中華民國現在正遭過着空前未有之奇劫，其存其亡，繫於此戰，其需精金琢玉之士之興起，為之表率人倫，楷模社會，與夫忠肝義膽之士之輩出，為之英勇從軍，慷慨赴義，實急於涸魚待水，大旱之望雲霓也。然而環顧一般青年同學，很少有能副所望者。他們一如以往的士子，不修名節，志可隨環境為轉移，行為不擇手段。知識者在解決生活問題，在獵取名利，而解決之方，獵取之道，惟有依附先進，貪緣權貴。於是當其在校時，即忘其求學與做人之本職，而到處活動奔鑽，養成社會「溜鈎子」「拍馬屁」的惡習。影響所及，在個人則一念在求名利，實學不講，一旦所持失勢，社會上遂增加大批的遊民；同時只曉得飯碗的來源，整個的心靈，對着他的恩人，奉承應諾，惟恐不至，至於事務的本身，國家的大我，倒已忘諸腦後。在社會方面，則無恥之士多，士風敗壞，氣節無存，國家有難，只曉得貪生避死，或降敵以求榮，或附逆而為虐，或忍辱以偷生，或充耳而不聞。鄉有此人，鄉末有不亂，國有此人，國末有不危。是以總裁在抗戰第四週年「告全國軍民書」關於教育方面說：「我們一般青年知

識技能的傳授，還在其次，最緊要的，是陶冶青年的品德，砥礪學生的人格……。」故今後訓練青年同學，應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

青年同學！我們是國家的干城，未來的主人翁，何忍自污其身、自損其德，會眉詔笑以逢人？卑躬屈節以事敵？我們有骨氣，有獨立人格，為謀出路問題的解決，只可奮精蓄銳，待價而沽，有如兩漢之應徵香車，有如隋唐之應戰棘闈，先行充實本身，從品格學識、能力、體力各方面用功，引起人家的注意，得到人家的敬仰，工作的問題，自然而然地可以解決。靠自己的本事吃飯，用自己的能力創造，何等樣光冕？何等樣堂皇？居國家變亂的時候，應該矢勳矢勇，必信必忠，風霜其操，鐵石其心，不戚功，即戒仁，大節不辱，大難不避。夫如是正氣磅礴，大義凜然，何患社會不能光明？國難不能解除？

三、要有合理的生活。生活不單單是指衣食住行而言，它包括人生一切的活動。它是精神的根本，無合理的生活，即無健全的精神。人們的生活緊張，儉樸、肅穆、刻苦、耐勞、簡單、有生氣、有規律，那麼他們一定有精神，他們的國家一定會強盛，他們所居的社會，一定是和諧、協調，條條有道，物物成行；反之人們的生活散漫、麻醉、因循、苟且、隨便、奢侈、淫蕩，那麼他們所得的結果，一定是相反的。中華民國一部分人民的生活，堪作後者的代表。而尤以商業界、官常界的腐化份子為最甚，他們常是花天酒地，繁瑣浮華。天天講交際，談應酬，出入於茶樓酒館之間，一費千金，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而且夜以繼日，不稍休息，以致晨昏顛倒，害身害事。甚至白日中天，公堂之上，私人住宅，就有老爺太太們的牌戲出現，至於日落西山，黃昏到臨，那更是他們活動的時候到了，上戲院，走花街，

無不窮其所好。雖然自抗戰以來，一般的公私生活，已經改進了許多，可是覆着「紙醉金迷」的生活的，還是不乏其人，誠如中央日報鐵翁先生之「關於醉生夢死」一文所載：「……儘管前方騰十發出『一點汽油一點血』的呼聲，而後方許多姨太太們，還是坐着流綫型的汽車去買衣料……化妝品漲了二十倍，少女們臉上的胭脂還是一樣的紅……抗戰心已經移到重慶以後，最興旺的生意，是皮膚花柳科的醫生和酒樓旅館的消費。經國防最高委員會禁止宴飲以後，於是花樣翻新新辦法，百元以上的酒席，可以送到公館開宴了。警報解除以後，八國衛生麻將仍就可以輸掉五百元法幣。……」諸如這類的敗行，真是不勝枚舉。所以我希望我們知識青年在現在以及將來服務的時候，千萬不要蹈染這種官常的惡習，應該咬定牙關，準備吃苦，力戒奢華，力戒糊塗，力戒醉生夢死的生活。我們要過儉樸的生活，食求裹腹，衣求適體，沒有酒食的徵逐，只有人情的往來，沒有淫靡的習氣，只有正當的娛樂，我們要過勤勞的生活，努力工作，切實工作，我們要過有規律的生活，起居定時，飲食有節。我們不要計較他人的糊塗，但須嚴格的管束自己，我們不要小視個人的力量無補於大體，但求盡其在我。與社會的惡習絕緣，開始我們的合理生活，以轉移風氣，改造社會。

四

親愛的青年同學們啊！我們這是一副純潔的白紙，沒有沾染一字一跡，還是未定性的模型，可以左可以右；同時我們又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革命的先鋒隊，社會的中堅份子，國家民族無量重的大担都落在我們的肩膊上，我們爲了擺脫目前國家民族的危難計，爲了鞏固國基於千秋萬世計，我們此時應該下一個最大的

決心，準備吃苦，準備革故鼎新；就是從我們本身起，無論在求學時或服務時，各人的思想、志趣、生活等等，都要不沾染以往或現在已有的腐敗的毒素，作一個嶄新的青年，志向遠大，人格高尚，生活有度，特立獨行，樹立新作風，創一新局面，使之我們所治之社會，成爲一個新的社會，我們所治之國家，成爲一個新的國家。更概括的說，中國以往的污垢，要由我們洗刷乾淨淨，以後的光明世界、自由樂園，要由我們建立起來。這就是我所希望於各位知識青年的，同時也是用以自勉的。(完)

滇行途中懷慶光

阮真

昔日與君別廿載，廿載回思如半載。重逢范叔憐清寒，魚難之中見交態。今日別君纔半年，半年相值似廿年。愁多一日書重寄，夢稀月落望寒煙。憶我去年當今日，聞關跋涉避暴敵。挈子携妻走滇嶽，風塵憔悴無顏色。可憐愛女中道捐，幸得癡兒猶在側。感子故意仍似昔，杯盤邀我訴離別。爲言在京得小影，容貌依稀可辨識。廿年爾我不相逢，相逢偏在亂離中。身無居室寄郵館，衣有兩袖餘清風。相隨銅江與國學，欲開文化啓黔東。山城亦有雙江繞，四圍嘉木鬱葱蔥。勝地名賢兩作伴，愧無建樹稱微功。嶺表音書來萬里，促我束裝匆匆起。四海未靖難爲家，臨別殷勤托妻子。我今又落離離中，三月滇行行未至。待舟身滯麗江濱，憶君夢到銅江水。

遷怒與貳過

巖 巖

首先得鄭重聲明，這裏所謂「遷怒」和「貳過」，與論語中孔子對魯哀公所說的不必相同。當然更不是想替孔子作什麼註解。只不過取其文字現象而已。

這裏所說的遷怒就是說對不應當發怒的對象而發怒。

所謂貳過，就是說對某種過失犯了又犯；不知悔改。

以下便據此二點，略加陳述。

人們為什麼而有「怒」和「過」的行為呢？我以為這是本文的一個前提。了解了這一點，才可以給「遷怒」與「貳過」找出一點相淺的解釋。在人類生而具有的基本的動機或本能當中，有兩種最值得我們注意：一是有所需要便要求滿足；一是自尊和好勝。所謂「怒」便是這兩種東西的產物。至於「過」呢？應該是沒有的，而所以「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的，與其說是人生不能免於過錯，無寧說是人們總有不能盡如人意或反社會的事。所謂「過」也不過是人們要滿足要自尊的結果而已。

這種說法似乎甚詭辯，其實是很顯然的，假使我們在發怒時或犯過後，誠實的內省一遍，尋求我們所以然的道理。何嘗不是受着追求滿足和自尊的觀念所支配的呢？只因環境的關係，如果這種道理赤裸裸的自白出來，對於自尊的人格，不免有所妨礙，便一向諱莫如深；而不得不去尋求另外一個解答了。或者又以爲這是過於樂天論或性本善論的說法，也並不是奇怪。我們試公平地想一想，誰願意做一個不善的人呢？如果她甘願自承爲壞人的話，不也是「情願不自由也是自由」一樣的意思嗎？因爲環境

的不能盡如人意，和人類的心理總不免有若干衝突，怒與過是常有的，因爲人生來有如此的性質，「遷怒」與「貳過」也是必然的。我們的問題是人類這種性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遷怒與貳過究竟是怎樣一種表徵，由這方面的了解，也許對於個性的修養不無小補吧！至遷怒與貳過的價值問題，不是本文所想說的，只好從略了。

上面說過求滿足與自尊是遷怒與貳過的原因，人們爲什麼要苦苦的求滿足與自尊呢？籠統的說一句，就是爲滿足而求滿足，爲自尊而求自尊，除了他有了習得的經驗，這「苦苦」的後果，似乎不是人們所常常計及的。人類行爲的究竟，不管是機械性的或目的性的，總離不了一個來源，就是「爲我」，本來「我」的存在，是轉化於「非我」的產物，他所以自然而然的承認這轉化，就是因爲「爲我」。由「爲我」而轉化於「非我」，由「非我」而認識了「我」，喜怒哀樂愛惡欲便出來了。而遷怒與貳過更成爲這裏面重要的兩種過程。

據詹姆士的見解（伍譯詹姆士心理學簡編第十二章），以爲「我」是一個雜料的東西，一部分是被知的「所動我」(M_o)，一部分是主知的動我(I)，而在分認或識別作爲中，雙方是同一的。所動我又包括了三部分：一爲物質的所動我，如我們喪失所有物時，便會感到我們的人格有些縮減，一部分的我們自己會化爲烏有。一爲社會所動我，天生要別人好意的注意我，如果被別人藐視，便忍不住要發怒。甚至甘趨酷刑以求證明我的存在

而得到安慰。一、是精神所動我，那些常有感動感情的意識，是我們生命的最神聖所在，我們的靈魂裏生活物質，都從此顯示出來。因為所動我含有這三部分，便引起三種自願的行為：一、身體的自願，這種行為不獨要與身體所動我發展，還要教最廣義的物質所動我發展。二、對於社會的自願，我們在社會上相愛相善，要人歡迎我們，要吸引別人專注意我們，要競爭，要出來，愛慕榮華權利，是我們直接進行的社會自願。為達到社會某一方面目的而對某些物質發生衝動，便是我們對社會自願的間接表示。三、對精神的自願，這就是各人對精神進步而起的衝動，或屬知性，或屬道德等各方面。因為有這幾方面的自願，於是各種所動我又有了衝突和競爭，以及自我關切等現象。所謂「遷怒」，所謂「武過」，不都是這些「我」和「自願」在作祟嗎？詹姆斯據此並定下一個自願的公式，我們所謂求滿足與自尊也可歸納在這公式裏面。這公式就是「 $W = \frac{1}{1 + \frac{1}{W}}$ 」如果成功大於自願，這人就可以滿足，可以自豪，當然無怒的必要。如果自願大於成功，怒便為事所難免的了。自命若是很小，自願當希望也大，這就非成功加大不可，所謂「遷怒」便於此產生。「武過」也就隨之俱來了。

奧偉士(Woodworth)也說：「人格的組織，(Integration)一部分是選擇衝突的衝動成就的；一部分是調協衝突的衝動成就的；一部分是壓制被棄絕的衝動所成就的。」(對循初譯奧偉士心理學十三章)也就因為在我們中有種種不同的自願之故。這也可說是遷怒與武過又一來由。他又說：「一人平常很能按着良心盡他的義務，無時不聽計從。但有時覺得受一種不願一個的精神之擾亂，他的反性中，似乎有幾方面未得發洩，他最後用種種方法發洩這種擾亂性，他並非放一天「道德假」，也非痛快地暢飲

一場，他僅僅讓他的衝動發洩一刻。」(全上)這尤其可解釋怒與過之由來，和遷怒武之不可免了。

照精神分析派的說法，個體的活動常以意識的顯示，或以種種具有情緒分子之意念特殊結合而顯示的。這種特殊結合名為情意綜或隱機(Complex)。可是它常受意識的遏抑，所謂遏抑，包括(一)遺忘，以驅除一事於心意之外。(二)避免足以由聯念而引起隱機的刺激。(三)補償，以一種愉快的觀念代替不愉快的觀念。(四)理由化，常以辯護其行為。(五)昇華，以避免直接的發洩。這些實在各為一種自衛的反應，也就是意識與隱機間的衝突，在這種衝突中又所謂偏曲作用(Distortion)，就是(一)隱機被投射於另一個體。(二)假託具有相反之性質以虛飾其隱機。(三)表現於某種癖性，與其他種種方式中。(張羅爾等譯心理學之科學觀第八章)，凡此種種自衛反應與偏曲作用，實在也是人們「為我」意念的多方發洩，遷怒與武過便是它們中間最顯著的表現。我們明明知道發怒沒有什麼好處，遷怒也沒有甚麼意思；武過更加祇為衆惡所歸，知偏偏行所無事的原因也就在於此。換言之：就是由此至少可以證明某部分之「我」還雖然存在。於此，照有些心理學者的解說，我們更可得到一個明確的見解，他們說：「我們如要了解神經崩潰的原因，則須對於一種特殊的概念，加以分析，……就是所謂自尊心……，倘若一個人失去了這個自尊心，他便覺得他的生活沒有價值，這很像每個人在他的生活過程中，卻帶上一個面具，這個面具是一個具有二重的面具，它一方面代表一個人在實際上所願做的人，而另一方面則代表一個人希望別人對於他所應有的印像。這個面具的用途有二：它可以使我們不致於輕視自己；而同時使別人不知發洩我們的弱點。」(蕭孝綏普通應用心理學(三頁)又

說：「一個人總想在某一方面能居最優越的地位，或具一種一無二的特点；這個特点不一定是一種最優良的品質，只要是自己可以認為是一種獨一無二的特点，便可以用為自尊心的根據。」又說：「在任何情形之下，我們都要保全我們的面具，……神氣崩潰是一種保全自尊心的方法。」（同上）這就是說明人是不甘居於卑劣的地位的，因此他必須找到一個補償的辦法，即使神氣崩潰亦所不惜，所以生活的範型往往是一種補償的範型。遷怒或貳過具體說來也可歸於補償範型之一種。

此外，人類的行為是迫力和阻力相較的結果，我們欲得什麼事物，一遇障礙便生敵對的感情（同上書五——三頁），也是發怒的一種原故。而且像桑代克說，則在人類的本性中有一種活動，叫做心理控制的知足，就是「不論所為何事，所得效果是什麼，只要是能做得效果天然使人知足」（陸志韋譯桑代克教育心理學概論七八頁），因之「憤怒與爭鬥的行為顯然是令人避諱的，所以惹起這種行為的情況，有些當然是不適宜的，然而所引起的反應是適宜的，而其適宜每足以使人尋求那一類的情況不肯迴避。」這見解雖不必絕對正確，事實實深切著明，也大可指出人們喜歡遷怒的原由了。他又說：「好久以前達爾文已留意人在社會中犯了小過，一時素人不期然而然的看輕他，就非常覺得苦楚，全無分寸，人類的本性這樣渴望表面的敬仰，而實在只有侮慢與嘲笑最不可忍。」（同上書二七頁），可見過是人所不欲犯，而自尊是人人所不放棄的，前面說過，人們種種「為我」的結果，使他不能不期然而陷於罪，這種心理便是他的樞紐。桑代克更謂人們有一種引人注意的趨向，這趨向和其他本能一樣，「不知道有什麼破壞與創造，也不知改變任何對象，使於全世界的幸福更多裨益，或減少裨益，他的趨向只在玩弄對象。」（同上書七五——六頁）

，因此「普通人在一個簇新的境地裏，可以而且常常會有破壞自己或違反社會的法律和習慣的行為。」那就更可見貳過也是一種常態行為，前述種種並不冤枉，道爾西（G. A. Dorey）說：「人生本是一個賭徒」（道爾西人羣行為要義，商務譯本），原非過言。

於是我們歸納起來，對於遷怒貳過的原因，可以得到四點解釋：（一）是能夠我為顧全所動我而促起的行為。（二）是發洩本性某些衝動而為人格組織之一部分。（三）是隱機遏抑後的自衛反應或偏曲作用，或生活上補償的範型。（四）是尋求適宜和引人注意的一種方法。可見遷怒和貳過也者，原來不是什麼了不得的行為。現在略舉數例證明如次：（下列各條中阿利伯數字表此四點）

關於遷怒者：

一、愛哈抗（A. A. A.）記其訓練頭童時，有下列一事：「兒童都在屋內，有一女工作人員臥病在床；另一女工作人員調在服務，她分配午後的點心，……下午四時有一兒童名路易的，早先叫他吃，他不來，卻去遊戲，現在來取麵包籃邊，取麵包頂端的一片而去。頂端的一片體積最大，故為各兒童所愛，而其分配也為各人所留意，……因此其他兒童都感不安，請工作者注意路易，她訓告路易，路易無所表示，轉入臥病的女工作者房內，其他兒童吃完了麵包可……只有一值星的助理兒童秀芝仍在桌旁，……助理蓋為一榮譽職。……路易回來滿肚子不痛快，卻未有人加以注意。他將頂端的一片麵包重復置於籃內。工作人員命令他如此，實違反他個人的意旨。他飲完桌上留給他的可可，看見籃內已無剩餘，不能照例再飲一杯，心裏更加憤怒。……他生氣極了，將湯杓投入籃內，（4）。因沒有人理他，乃以杯擊桌數次（4）。……他看見助理兒童秀芝方吃他的頂片麵包，乃更生氣，

故意使他難堪(1)。秀芝不理，繼續吃他的麵包，路易就開口罵了。……羅特是路易的好友，尚未參加，但因同情於路易，也老大不痛快(1)。羅特要激發他的情感，將木頭分投於房內各處。因無人理會乃更生氣。他投木柴之處漸和工作員相近，可知他挑釁的目標究為何人。(4)。……(高譯重心理與頑童教育)

二、紅樓夢裏的晴雯和襲人都想奪奪寶玉的寵愛，晴雯正此和襲人口角以後，寶玉恰好進來，送給晴雯一把扇子，她接在手裏，立即撕做兩塊。(1, 2)

三、一個十八歲的男孩，父親早死，為家裏唯一的男性，想承襲父親的地位，但因困於環境和母親的嚴厲，不果；又其信仰也與家庭衝突，面又不敢違反其母，便藉兇暴行為以發洩怨憤。(3, 2) (高譯四五—五九頁)

關於武過者：

一、辭脫是個身體魁梧，腦筋頑固，生活呆板，其習慣有如時鐘般確定的人，且是酷愛新鮮空氣的，但在一個煙氣瀰漫的小房子裏，竟能坐在一把硬椅子上四十二個鐘頭之久。他平日是愛惜錢財的，這回竟輸至十萬之鉅而後已。(道爾西，人類行為要義三頁)這是「因為他不是走的人(Quitter)，輸了走開就是敗面走的，那是他受不了的，那末與其輸幾塊錢而敗走，他寧可破了產，破了夜，差不多苦了妻子，不顧了自己的性命。」(1)

二、一個德性非常高尚且對其專業有嚴格的責任心的醫生，一天晚上他跑到一個大學俱樂部裏，打算玩二點鐘的撲克，因為他曉得明天早上九點鐘的時候他應當在某醫院裏擔任施行一種非常複雜而且危險的手術。但當他離開撲克場時已是他病人死後三十六點鐘了。這是「在一下子就增長增高的賭運的激動」使然。(全上書十三頁)(2)

三、一個十六歲的男孩，因屢在家偷竊，致被送到訓練學校。他的父親帶他去訓練學校負責人時曾說「我們若再留他在家，我們的家風將全被毀壞了。」他在校內脾氣極壞，不易管束；他想像其他孩子都不高興他，予以武力的威嚇，其實他常侵犯他的伴侶，他的導師，及凡和他有所接觸的人。他以為他的導師會

經使他難堪，所以有一夜在導師門口大便，以示報復。(高譯愛哈抗頑童心理與頑童教育一〇八頁)(3)

四、有一個兒童紀錄其罪狀紙上，以便招認不忘。內有一罪係偷取其父親的銀錢。記錄完畢之後將紙置入報告簿內，(據報告簿所載，他的操作甚佳)以期為其父簽名時所見(全上書一五三頁)(4)

五、樊白林(Verdin)曾把游閒階級的經濟活動，很精當的分析過，據他說這些人的生活大致不過是兼人的消耗，駭人的揮霍，有時僕從如雲，乃無所用，他們的公然浪費，原不過要顯明他的財產用之不盡，使不這樣揮霍的，或完全不揮霍的人，對於他們另眼相看。(陸譯乘代克教育心理學概論三八頁)(4)

有人在彼得(Pist)——十八世紀英國大政治家曾任內閣總理十七年——之前，討論內閣總理所需的是何種德性。一人說是「能言善辯」，一人說是「知術通博」，第三人說，那一定是「精明強幹」，彼得却說：「不，那只是忍耐而已。」他的朋友喬治羅斯(George Rose)也說，他從沒有看見彼得發過一次怒。我國舊小說家常以「喜怒不形於色」描寫他所推崇的主人公，張公百忍且傳為歷史的佳話，發怒或遷怒不是一種好的習性，可概見了。「過則勿憚改」，「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為數千年來一般人所畏的「聖人之言」，武過之為惡習，更無庸辭費。由上所說，可見這二者在出發點上並是不同壞或為情理所不容的事；他的發生都有心理的力量做策動，並沒有道德與否的意義之存在。就是大至至於演成反社會行為，我以為為正知愛哈抗所說：「反社會行為是由於支配行為的心理歷程不能和諧進行的結果。」(高譯頑童心理與頑童教育二九頁)不必把任何看得過於嚴重。如果注意德性陶冶的人們，認為這二者有健全人格的發展，非予以矯治不可，那麼，請記取愛哈抗的話，這實在也是一種動力的表示，和精神勢力交相作用的結果，應該窮源溯本好好地引導它們，不要築堤防滑！

本期稿擠，活動信箱暫停。

日本南進聲中的新加坡與美國

王邦楨

七七事變以前，公子哥兒的近衛文麿，承受西園寺的推薦而跳上政治舞台。想不到就任不到四十天，就燃起了東亞的一把烽火。他天天想結束事變，而戰事却一天一天的擴大，苦撐了十九個月，終以對華誘和聲明失敗，而落得自己下台。後來他又兩度捲土重來，並高唱其「臨戰體制」與「政治新體制」，而想仿效義大利的法西斯及德意志的納粹黨，造成一黨一領袖的時髦政治。因此，近衛在他一九四〇年八月一日發表的聲明中曾經說過：「日本國策之基本目的，在於根據日本建國之崇高精神（即八紘一宇之精神），以建立世界和平。」這個聲明表面上好似正大非常，但雖三尺之意，無不知其仍為「大東亞新秩序」與「東亞共榮圈」等一套濫調。然而，國際局勢演變太大，第三次近衛內閣雖曾竭盡全力，希望完成其任務，惟因內閣閣員間觀點歧異，終不得不辭職而去。

第三次近衛內閣的壽命雖很短促，可是，當他成立之初，也曾迫維琪締結了一個「越南防協定」，不費一彈而亡越南，取得了南進的跳板。這正是野村最近在美國泰晤士週報上面說的兩句話：「百戰百勝不算勝，不戰而勝才算真勝。」

第三次近衛內閣總辭職後，東條英機拜受了組閣大命，於是日本內閣為一完全軍人內閣，軍部可決定國策，而不必再以非軍人的首相為傀儡了。因此，日本內閣此次的改組，僅僅表示對國策取得一致的見解，而日本帝國政府的基本政策，實無變更；日本的政策仍為建立「大東亞新秩序」與「東亞共榮圈」。所以我們

們可以說東條內閣祇是近衛內閣的延長，從東條內閣的閣員名單看來，其背景依然不能擺脫近衛的勢力，說是延長，再確當沒有了。只要稍稍留心國際問題的人，無不認定第三次近衛內閣是一個備戰的內閣，所以我們也可以肯定的說，東條內閣也是一個備戰的內閣。這並不是我們一時說感情話，這確是有目共睹的事實。近衛壓迫維琪，威誘泰國，一步一步的準備着南進。東條內閣又何能不繼續準備着南進呢？固然 A B C D 集團代表着愛好自由的國家而把日本帝國鎖了起來，但是，東條的主要政策，卻是看風駛舵，執行其基本國策，以為其延命之計。所以我們可以明白，當日本被囚於中國的時候，英國無暇東顧，從它對中國戰爭中許多行動看來，它顯然把南進問題看得比較事本身更為重要。我們應當知道，日本如果不顧死活而孤注一擲的全力推進其南進政策時，暫時它停止對華戰爭，並不是十分困難的事，因為它仍不明瞭中國的一切，它只是夢想着中國仍在這兒，儘可隨後再行征服，並且它更夢想它倘若先向南發展，獲得穩固地位後，則其獨霸東亞的企圖，更易做到。

拿破崙說：「各國的政策，在其地理之中。」(The Policy of States is in their Geography.) 日本的國策，也不能逃出這句話。日本是一個島國，為了謀求海外的發展，向來有南進與北進兩派。南進以英美為敵，以奪取南洋為目的，由海軍主持之。北進以蘇聯為敵，由陸軍主持之。今年四月十三日，松岡在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中立協定後，南進則轉而以陸軍為主張最力者，進擾越

南，拉攏泰國，挑撥泰越戰爭，這都是南進的先聲，而為進攻新加坡及荷印的準備。

本文之目的在促使一般人對於新加坡之注意，故此地略荷印而不談。我們欲明瞭新加坡的一切，不能不先論及新加坡在地理上之位置。新加坡位於馬來半島的南端，與半島間隔一狹窄之海峽，稱柔佛海峽 (Johore Strait) 寬約九哩，有長橋聯絡，鐵路自新加坡北行，可達半島各要地。新加坡雖長僅二十七哩，寬十四哩，但其地則當東西主要航路之交點，為熱帶物產香集與各種工業品放布的場所，所以新加坡成了歐洲與亞洲的貿易中心，每年經過這個港口的貿易額約達七億五千萬美元。舊時每日停在碼頭上的過往船舶，平均都在二百五十艘左右，凡到中國、澳洲、紐西蘭和日本的船隻，都須經過新加坡。在平時，新加坡是東亞和南亞最大的轉運口岸，而今則因中日戰爭的影響，中國海口全被封鎖，由是便失了許多對中國的貿易。近因滇緬路的暢通，許多貨物乃由仰光轉到新加坡，而新加坡的商業，也就復呈蓬勃的景象了。

至於在軍事上，則新加坡更是重要了。無疑的，英國在南亞洲大洋上的防務中樞，是位於馬來半島南端的新加坡。它掌握着九哩馬來海峽，是英屬印度的屏障。印度為英國的寶庫，倘沒有新加坡的屏障，勢將四面受敵。除此以外，新加坡遠拱衛着荷印、越南、香港、和馬來半島；澳大利亞、紐西蘭、菲律賓都在新加坡保護之列，而非洲的東岸和加拿大的西岸也都因新加坡而增進了。因為新加坡如此的重要，所以英國耗費了幾乎三千萬磅，建造了唯一一個非日本所有的遠東的第一等海軍根據地。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間的柔佛，已經建成一個足以容納現有任何艦隊的港灣，以及擴大的修理設備，包括一個一千呎長一百三十呎寬四十呎深的大乾底船塢和一個幾乎同樣大的浮動船塢。新加坡對於抵抗進攻設防極為鞏固，它第一具有十八吋口徑的長射程大炮；

第二具有縱深的海岸防衛，包括水雷、鐵網、機關槍巢和堡壘；第三它具有最近設置的最新式的坦克防禦炮和高射炮。此外，飛機場也佈滿了新加坡，並散佈到馬來半島，以維持一支強大的空軍。

在去年和今年，都不斷有人馬和軍實輸送到新加坡，以增強其防衛日本南進的力量。據各方面的消息，自去年起曾不斷有大部澳軍分遣在新加坡登陸，以補充英印土著軍的衛戍。新加坡的軍隊，並不單獨集中在根據地上，它並且沿馬來半島散佈，而與緬甸的軍事設備取得連繫，以期從陸地上阻遏一個南進的推進。新加坡有了良好的要塞、炮台、飛機場與船塢，並有一切人力能防衛或攻擊它的敵人日本，但是沒有軍艦。英國正在地中海作生死之戰，那有多餘的船隻駐紮在蘇彝士運河以東？而其駐在香港的小型亞洲艦隊，又那能發生重大作用？況且歐洲是英國腹心，遠東是英國的肢幹，英國的海軍當然是把保護腹心看得更為重要。

反過來說，美國在太平洋倒有強大的艦隊，祇有美國的太平洋艦隊可以給新加坡的防衛或攻擊力量提供一個適合的核心。同樣，在某種條件之下，使用新加坡，自然又給美國提供一個對日戰爭所必要的立足點。派遣美國艦隊到新加坡的建議，久已在倫敦和華盛頓的考慮中，這實在是一件富有意義並合於彼此需要的舉動。

我們今天為美國着想，假如日本南進成功，美國的地位將受如何惡劣的影響？那時自堪察加一直擴張到紐西蘭，整個的西太平洋及沿岸各地，都將受日本勢力的影響。日本把西太平洋一帶完全控制後，貿易上機會均等的「門戶開放原則」就將完全失去效用，美國現在與東亞英屬各地的貿易，就要完全失去。所以美國必須竭力使自己避免陷入這種環境。換句話說，美國決不願坐視英國在遠東失敗而必須派遣艦隊到新加坡以助英國。這並不是美國去代英國槍出火中的要粒，這完全是為自衛與自己的利益。美國既有強大的海軍，又有英國的新加坡供其使用，欲遏制日本南進，確是非常容易的事。

三十、十一、二。藍田。

沒有路徑的職業

(Henry Van Dyke作)
陸 離 譯

對於著作事業沒有一冊好好的指南，確是件奇怪的事。有幾本自述，多少可以使人相信那是作家們的工作經驗。有許多泛論寫作的技術或專論偉大作家們的生活習慣的文字，也多少有些啓發的功能。而且有些最好的自述與評論，確是很好的讀物，因為它們充滿着趣味和教訓，適於各種不同的年齡與職業中的一些謹慎坦白的人，同時也給予許多耽於夢想或決心志於文學事業的青年一種特別的同情的趣味。一本精選此類讀物的書，確能給予有志著作事業的人一種引力與鼓勵。但是像這種書決不可當作或誤認為一本文學職業的指南。

牠的理由似乎正如這事情的本身一樣的奇特。作家的工作既然是寫作，何以我們不能夠從它們那兒得些寫作的指示和寫作應有的準備，使得著作事業的途徑變成康莊平坦，那些正在途中旅行的人，縱使是個傻瓜也不會走上錯路呢？

對於這問題的答案，確是個公開的秘密，也可以說是一個富有意義的矛盾。

著作事業是沒有路徑的。你可以把它比作航海，但是它沒有標柱豎立在海裏。你可以把它比作飛行，但是它沒有路綫顯示在空中。它當然不是沿着鐵路，或公路的旅程，甚至也不是一條明顯的小徑的旅途。

因此，它和其他職業如牧師、律師、陸軍、海軍、工程、醫士及教師等不同。因為這些各有一個十分明顯而規定的學習準備的途徑；並且在它們的進程中，還有一定的考試方法，當最後的

一道門被通過以後，年青的醫士就可執行他的職務。年青的牧師就可開始講道。年青的律師就可開庭辯護。並且這條途徑會漸漸變闊成一條大路，就是說他的生意額會發達起來，倘使他是幸運而勤勉的，並肯依照規定時間表去努力工作，可是有些像詩人一般的單調罷了。

一個年青有志於著作的人，却並不如此。因為那兒既沒有規定的準備時間，也沒有權威的訓誨。也沒有那種難得的文憑、證件及執照。更沒有規定的工作，須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好像一件案子要在十一月內第一次開庭時辯護；或者一個官腸要在下星期三割去；或是兩個宗教演說要在每個安息日去宣講一樣。有志於著作，或已從事於著作事業的人，正像密爾登的亞當和夏娃一樣，被擯棄在天堂的門外：

「茫茫宇宙，何去何從？」

著書的職業，看起來是很自由的，很容易的，而且是很吸引人的。青年的作家從事於這種職業的時候，只須給他或她自己一些紙筆（或打字機），進入一間合式的房間（差不多任何房間，便可達到這個目的），在納爾來走出房外的時候，便只寫成一本書，出版者願意爲他印刷，刊登廣告及推售，同時又爲大眾所喜讀。以後又怎樣呢？看起來似乎更自由；更容易了。成功的作家，可用同樣的過程，在任何時間內，再寫一冊新書。

可是，這種自由，局外人在表面上看，總是可欣羨的，到了你自己身歷其境，它便一變而爲迷亂困難的事情了。年青的有志

於著作者，只要他意志純正，頭腦清晰，根據理智，或受痛苦經驗底刺激，不久就會承認在這簡單的著書事業中，要出版者願意印你的書，大眾願意讀你的書，確有很多底困難。所以許多寄出的原稿，只有很少的被入選擇。那麼一個人應該怎樣學習去對付這種困難，和克服這些困難呢？應該怎樣準備使一件寫成的原稿，能在少數被選用之中取得地位呢？還有，我們學習寫作，進專門學校呢？還是出去旅行？過孤獨生活還是團體生活？模仿大作家呢？還是努力創作？讀柏拉圖還是文學叢刊呢？

對這些問題似乎沒有人能知道正確的答案，不過僅有些猜想而已。大學裏公佈着每天練習寫作的課程，函授學校自命能教授文學的秘訣；作家協會也登着廣告。然而在這各種場合下所產生的結果，很不一致，所以並不足以表示牠的必然性來。要知道旅行並不保證一個人能有觀察事物的頭腦；孤獨也不保證一個人思想變成深奧；團體生活也不一定常能改善一個人的智慧；同時熱心的努力去創造，結果往往是平庸愚陋；專心致志的模仿固可為表示傾倒最誠懇的方式，然而罕有酷肖的地方。

不過在另一方面，却有很多的大小作家像過去的作家一樣，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方法繼續不斷的產生出來。試問他們何以能獲得成功的呢？即使他們要告訴你，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原故是因為他們並不知道。原來寫作是沒有什麼路徑的，他們盡其所能旅行着。寫作的力量和技巧，有時忽然而來，有時慢慢的來，確老是不可解釋的來。

你以為我們能夠說明莎士比亞怎樣能夠寫出哈姆雷特，或者密爾登怎樣能寫出失樂園嗎？不錯，喬治艾里渥特曾描寫過她如何去寫小說，司蒂汶生也曾寫過一篇有趣的文字，敘說他獲致「他私人的目的也就是學習寫作」的方法。但是，喬治艾里渥特她

自己已了解他創作生動的牧師生活軼事的秘訣嗎？讀了許多有名作家的作品，這些作品司蒂汶生都會「像猴子一樣模仿過的」，難道就應使幼年時的短篇小說作家們真能產生司氏那種不可模倣的作風嗎？

在十九世紀的中葉，有好些有學問的勤勉的聰明的美國人到處演講，但何以只有愛默生的講稿能成爲不朽的論文呢？霍桑又從何處學習寫他的紅字呢？在波汀學院還是塞勒姆海關中呢？薩可萊能告訴你從巴雷臨頓的幸運到名利場，或迭更斯從潔慈兒聞做到勞克活克雜錄的路徑嗎？

沒有別種職業的「未知數」會像著作事業中的那樣大了。幾乎是已經成名的作家，即使很謙虛，假使是坦白的話，她們一定承認她們自己的成功，並不是一件不快樂的驚奇的經驗。

這些就是指示我們，在著作家的職業裏——假使這種無路徑的職業可以稱它爲職業的話，是含有不可捉摸的因素。在很有規則的好似碎石鋪路的職業中，只要他有中等智慧的努力、忠實地趕那路程，他一定可以希望得到一個合理的報酬。但是在廣闊的文學園地裏，要想預測在一千個熱望者之中，那一個會享盛名，或者那十個人能以著作爲生涯，直是不可能的。

爲了這個緣故，無疑的爲着謹慎小心、或爲生活需要的逼迫，使許多作家在筆桿以外必得另找一種方法去謀生。當我們知道有許多開名的作家，從喬瑟到柯爾達爾，他們除寫作之外，還有一些副業的時候，我們可下這樣一個結論：就是在任何職業裏——由外交到醫務——只要有志於寫作，沒有一個人不可以去學習寫作，並且沒有一種職業裏，不會產生寫作的天才，找到一條進入文學的途徑。查理司蘭姆在東印度公司任職，並沒有埋沒他的文學天才。威廉摩爾根的一生是個製瓦匠，最後並不阻礙他寫出

很好的小說。詹姆斯羅斯第司的職業是個鐵匠，也並沒有阻礙他成為歷史家的大成就。真的，好像有幾種有用的職業，或者至少是個人嗜好的娛樂，使作家有非職業性的接觸和人生各種現實或別的人格相週旋，對他的著作事業非但不是妨礙，且有很大的幫助。

寫作的本身不是一種特別有趣或引人入勝的職業。羅曼史對它是無足輕重的。甚至當小說中的主角是個文學家，像亞瑟彭頓尼斯或大衛柯伯飛爾德，凡足以提起我們興趣的，卻大部是那些發生在他書室以外的事情，我們所最關心而感興趣的，往往是隱藏在寫作後面的事情，導引或推送到寫作境界的事情。

一個作家的傳記，幾乎都是停止在當他提筆欲書的時候。誰不想和新各脫同騎着馬在夏天過蘇格蘭高盧去狩獵，或同他及他的一羣狗到特微德河畔散步，而寧願看他在一間小屋內的燭光下寫他的衛佛萊小說呢？

當然，我的意思並非否認作家的職業有其內在的樂趣和它很大的酬報。樂趣是基於一種急欲發表的意念；報酬是基於一些事情寫成後，與世界並垂不朽。文學職業的真正動機有牠內在和外在那兩面：即一種強有力的自我發表的願望和一種以文字來表達思想與情感的總力。

願意寫作，目的僅不過是為了要做一個作家，假使我把使許多青年煩悶的含混大志這樣描寫的話，那末這是一件渺小而無用之事，結果難望其達到愉快，有益和偉大的境地。

文學為許多男女作家所創造，他們之所以成為作家，是由於他們有話要說，而且他們能下苦工去學習怎樣說法的緣故。

但是，這些男女作家何以便能成功呢？什麼東西使他們達到這個理想的境地，剛好能行把自我發表的內在的動機，藉藉外界

的力量寫出來證明能使讀者們對牠發生興趣呢？誰又能說呢？

這件事看來是簡單的，并且無疑的，在學習文字，造句，運用正確的字彙、發展情節、體育文章的節奏以及它的韻律之必要的過程中，有一個簡單的必然因素。但是在這裏終究有牠的神秘性。

從莎士比亞的最深刻的悲劇，到吉潑林的鏗鏘的短歌；從渥茲渥林的莊嚴的抒情短詩，到多布松的為輕鬆的抒情詩；從維克托爾俄的長篇小說到莫泊桑的短篇故事；從柏拉圖的深奧的對話，到吉爾斯忒忒的似是而非的備語；自喬治艾里屋特的雷夢拉到阿爾科特小姐的小婦人，每種大小的文學作品，多少帶有一些魔術，但是到末了它依然是和人在同樣的不可解釋。

本行奉 令在藍田復興路卅號設立簡易儲蓄處，辦理儲蓄、存款、匯兌等業務。

儲蓄：活期 基本利率六厘，最高可至八厘。定期 半年八厘，全年一分。

匯兌：全國各省，均可通匯。

節約建國 保障穩固，存取便利，儲金券：利息優厚，適合需要。

經售中央儲蓄會特種有獎儲蓄券。

新化中國農民銀行藍田簡易儲蓄處

藍田復興路卅號

一人介紹一份運動 結果很是圓滿 我們希望各位讀者繼續努力介紹

輯專詩與文散



散文，詩，散文詩

李子

關於文學的本質問題，人們不知耗費了多少的精力從事於研討和論辯，結果還是各人的意見懸殊，歸納不到一致的定論來。其實從廣義的看，文學中僅有兩種重要的格式，那就是散文和詩；雖然尚有許許多多似詩非詩，似散文非散文的作品介乎兩者之間，但却只有散文與詩的兩種形式才是極端的相反，正如 Pound 所說散文與詩是不共戴天的仇敵（*Natural enemies*）一樣。

Mathews 常把散文比作走路，把詩歌比作跳舞，真是最確當也沒有了。因為走路有一定的目的，跳舞則除了獲得牠本身的一刹那的愉快，一刹那的歡欣以外，別無目的可言。散文與詩正就是這樣。散文的本質是文字實際和抽象的應用，其目的是在藉文字的傳達而將思想轉移到其他的事物之上；而詩的本身就是一種藝術，一種非常的技藝，這種藝術的作用是在喚起牠自身的一種特殊的情緒狀態。

還有一個重要的不同之處，就是在散文的形式不能活過散文中所包含的意義，而詩的形式，當牠的作用達到以後，仍是存在的。這話怎樣講呢？因為當散文的文字既經在人們的心中構成了種種事物的概念以後，這些概念的含意就與原來的文義完全不同了；但詩則不然，牠的特殊效力是在詩意結從死灰里復燃，雖經千百萬次却仍如初時一樣。

從主觀的心理的判斷上去考察散文與詩的區別，也許免不了有些含混雜亂，假如我們聽從客觀的生理的徵象上去加以辨別，當更可得到一些明顯的差異之點來：散文里的種種敘述，描畫，情景，都充分的顯示着真實的意味，我們每讀這種作品，往往凝神注目，整個身心完全浸沒在文中所描寫的想像生活里，隨牠吸引了，驅使，高興與失望；但是，詩却並不分散我們的注意給這種純粹的幻想的內心生活，當詩在我們的心靈中起了感應以後，我們的心靈與全身的肌肉組織為牠所喚起，激盪，使整個機體達到一種最高的一致與和諧。至於散文詩，普通說，大凡一種極度離斷而無韻律的文學作品，常被稱做散文詩；但是若一定要確定其在散文與詩之間的地位，或說出牠的定義，那是不可可能的了。

1. 本專號文字排列順序，是用抽籤法決定的。

2. 這次我們對來稿選擇相當的嚴格，所以有很多的佳作，都不能刊登，很是抱歉。

3. 附有退資的稿件，一律奉還。其他未附郵資的稿件，若需退回，請來函通知，當可檢寄。

4. 下期青年園地決出「學生生活素描」特輯，如有佳作，請儘先寄來。

「散文是像一種活動而飄浮的燐光，它吸引著我們離開自己。詩歌乃是一種內心底召喚，一種混合的勢力」

——屋茲華斯

錫鑛山

伍棠棣

——一個人的口述

自古老年代起
 澀水，粗莽的曼羅
 牽連着個牛樣的
 鑛山，牽連着牛樣的
 個個鑛工的夢。有狂風
 無時無地的撕破了山嶺的
 綠衫，束束掃帚樣的雨
 掃淨了山嶺。剩下的
 是敗草，是衰林，是一絛荒沙
 一絛荒沙牽引着一絛黃昏
 鷓鴣哭啼的歌，鷓鴣的歌
 啼哭叫你想對一絛荒沙，
 想到荒沙下幾千尺深幾千里遠
 有座座墨黑的長天黑的山黑的水，
 黑暗里有粒粒飄不倦的飛螢。
 （這是鑛之子點燃的燈火，
 是俄擊鑛石濺出的火星！）
 想到飄泊在幾千尺深
 幾千里的片片冤魂。

爲誰，又爲着甚麼
 抑是前生墮下了無邊無底的
 罪過：被趕下這無底無邊的
 地獄受盡了煎熬與折磨，

湖底隱戀

孫 萍

秋天是懷戀的季節。落葉，黃昏，征雁，西風都會牽起一串遐長的追憶。
 我愛夜晚獨自散步，寂寞中自有一種恬靜。
 一個多星的夜晚，我孤獨地行于溪畔，月亮從鬱黑山後升起，水面顛抖
 着銀波，一隻木船傾倚在水上，倒投着黑影。不知道是一陣什麼心情，逗我懷
 念起玄武湖來。

故鄉中底名勝只有它最易撩撥起我往日的憶影。然每次牽起的回憶不是愉快，
 也不是沉鬱。彷彿胸中塞滿清風塊塊的雲團，是一種莫名的惆悵，一種親
 切的隱戀。我懷念玄武湖，也懷念同在湖心蕩槳的人。

下了公共汽車，還要走一段柏油路，才看見灰色矗立的玄武門。冷冷地張
 開三張大口。殘廢的城堞隱伏在亂草綠苔裏，顯示着歷史的久遠。我耽視那古
 老斑駁翠青藤的城牆，像從城磚的罅隙裏傳來一聲沉悶的窒息嘆息。殘垣邊
 風中舞搖的白色狗尾草在幻想中凝成飄飄的長鬚，梁武帝呀！仗最掌下的餓卒
 ！我眼前蕩漾出一副淒涼歷史的圖畫。臺城，我憑吊你！但我不敢再着力想像
 了。頹圮的城垣又燃起彌天的烽煙，斷堞上正巡邏着烏卒的鐵蹄！歸來時你定
 又背負上一疊累累的新的創傷。牽一絲懷念玄武湖的心情。反先使我在想像中
 憑吊起臺城。

走出玄武門，一條淡黃長堤把湖面剖分成兩半。湖堤兩岸婀娜垂柳的
 輕枝，拂着遊人，隄旁縱橫着兩頭尖的游艇和平頭的小舟。船樓會一窩蜂地邀
 着你兜攬生意，只消幾角錢，便可以解開一隻船纜浮泛湖心，直到你底游興忘
 倦了爲止。

正因爲秋天是懷念的，所以我也最隱戀玄武湖的秋。每逢秋風一起，湖堤
 的柳枝就減削了嫩綠的嬌容，露出幾分愁容。在夏日，湖上布滿了荷葉，粉紅
 色白色的荷花在深綠叢中搖曳，湖上織成條條狹長的水路，但我總嫌她裝扮得
 太濃艷，反不如湖上的清秋，淡淡的遠山，淡淡的風，一絛的雉環，零落的舟

「詩人從世界上取掉那熟習的面網，使那裸體而又隱音的美完全地顯露出來。」

——雪萊

「一個詩人應當使他的人物在可有的狀態里動作，即是在一種方式里，一種在想像里可以動作的方式里。」

——亞里斯多德

忘記了季節，忘記了晴雨
 忘記了田地和親人，忘記了
 最黎明抑是黃昏。日光的
 長矛刺不穿這荒沙錢就的盾，
 和風的居也難仰吻到地下
 鑽苗的莊稼，秋空的月，春野的花
 插翅也飛不過這地獄設下的
 座座的關卡。只有對面鏗鏘的
 槍拍，年老的粗索接三連四
 聯聯的纏記住飛過的日子，
 頭上的白髮，額前的紋
 蒼蒼的浮滿皺着年華。
 這個卸升降的階梯去迎回那
 最偉的豪哲誰愛問這世界
 有多少層地獄，有多少座長的天？
 誰愛問：多少大地地獄崩了
 深埋過：多少個憂心，多少個
 幾年，多少個青春殘缺的夢影？
 誰也管不得這許多啊！
 火藥聲聲搖撼着這長天薄的地，
 水雷的潮漲漲長不了瞬刻的航樂，
 驚笑的鐵土像墳墓季季臥在雙肩，
 最長的長天兩年濕下同憤淚水，
 又怎會看好這顆顆癱瘓的心，
 又怎會醫好這顆顆癱瘓的靈魂？
 只覺得像毒藥無影無形的

艇，聲聲響起，湖光點破，看一朵白浪在舟尾消逝。
 黃昏在湖上更令人留戀，夕陽把湖面染成瑰麗的色彩，絢麗燦亮的晚霞
 燃燒在天邊，黑的雲霧透在孔藍的天下，絳紅的雲霞着般紫，停滯在黑藍藍天
 中的黃昏雲霞像幾筆畫家滿精的傑作，又像條條透明的羅紗。一片金光與幽遠
 變化的藍藍互相閃動。在日光中漸漸暗閃下去。水光上飄渺的片片綺霞，也在
 落日中感到冷清。打一根孤槳飄湖水追逐落日，是我最高興的事情，這瑰麗的
 奇景永久在我腦海中閃爍。
 玄武湖上有兩座橋。一座是青石築的，石縫裏滋生着野草，橋腳下衍繁有
 厚厚墨綠的青苔。一座是木橋，漆黑欄杆已被風雨剝蝕。在石橋前，殘留着我
 童年一段難忘的故事。
 已是記不清的日子。最多不過十二歲，那時我對玄武湖的游艇發生了興
 趣。一有閒暇就偷偷約三四個同伴溜到湖上去蕩艇。輪流地練習把舵，揀遊艇
 多的地方衝衝直撞。彷彿記得是一個晚間下午，湖上遊人特別踴躍，我牽着
 舵柄遊那座古色斑斕的石橋。基地深淺陰暗橋洞裏飄出一隻輕舟，一個頭髮
 光穿紅絨緞的少年，兩脚跨立在船房兩舷，點一根長篙忿忿地打着呼嚕。船身
 傾斜在一邊，一面船舷剛齊着水面，我忙裏轉不過舵，便直對着那船橫撞過
 去。
 「喂！讓開。」我強憤憤地對他喊叫。
 沒有防備的餘地，一個栽滾跟着一個旋渦，水面只留下一隻船底朝天。
 艇上底小同伴有的嚇得哭了起來；我哭了膽地呆楞楞視那那將要消逝的旋
 渦。幻想看警察馬上就伸出大巴掌把我抓進那黑森森的監獄裏去，牙齒不由
 打起戰栗，四周船上也喧起嘩雜的喊聲。
 幾盞水盪起一片黑雲，接着紅絨緞少年鑽出半身，雙手扳住我的艇尖，
 跳上船頭。渾身水淋漓地，憤怒歪扭了嘴。
 「走！別再攔路！」
 我本準備聽他底命令，把小艇划到無人跡處，跟，恐怖並據我幼稚的心

『我以為詩應該以豐富優美使人感覺驚訝，不應該以離奇古怪使人感覺眩惑。』
 ——濟慈
 『詩是一種繼續不斷的實體與力量，它的進步是永久的。』
 ——馬卡爾博士

咬透胸膛，咬透肺，咬透了

骨髓，一條命與當不了

三餐硬飯，一隻草鞋，

四季像荒山赤裸裸的；父母交給的

是一條破碎的褲破碎的命，

交還給大地的也是這一副爛東西。

這就是一条鐵打的好法律：

鐵砂應該像臭蟲飽喝血汗。

牠們咬死了祖先咬死了兒孫

還貪婪的喧傳：「永恆的咬下去！」

誰知道：甚麼時候洞庭湖上

戰鬥的召喚衝進了地獄！

從此，年青人躍出黑天地

披上戎裝跨上馬，奔向紅日

唱一首英雄戰鬥的歌；

留下的老少一人抵十人的

揮着心血，揮着汗……

用指頭計算那一個黎明

是年青人凱旋騎馬回家！

嘉陵江上

田春

青色的嘉陵江

纏繞着重疊的山崗

夾帶着泥土砂石

向着遠遠祖國的原野

房。渾身輕微的戰慄。

「不會騙我們到這個沒有人地方，把我們淹死吧！」

那人脫下紅絨繩衣叫我們擄乾，坐在船頭把皮鞋脫下來倒去裏面的水。一

會，另外一個少年兩脚各跨着一隻小舟，撐着兩根竹篙，把一隻篙子遞給船頭

上少年，然後兩人各擄起一隻小舟。隨行時紅絨繩少年倒像獻辭似地對我們說

「小朋友，幸虧碰着我，不然你們更要吃大虧。下次要小心點！」

這恐怖的经验牢牢的啃住我柔弱的心靈，至今偶然見到蒼老斑駁的石橋，

心靈上還會生一陣悸動。童年的噩夢今日又在心頭重溫，但微悸中又纏染上一

些旖旎的心情。

又是一個永恆的回憶！

抗戰前幾夕，玄武湖上一個美麗的夏夜，星星在黝黑天空映着眼睛，荷叢

散溢清香，月光映在水底，照着荷葉織成靜靜鳥豎的水路。我和駁並着肩打槳

，船身默默地轉過木橋，經過一個水榭。泊在一叢黑影籠罩的柳樹陰下，岸傍

葦叢裏驚起一隻水鳥，拍翅沿水面飛去。柳陰下有簇簇的繁花頭影，遠處月色

翻疊銀波，湖風飄起髮底柔髮，她倚着凝視水底，沉溺在幻想中，我翹首瞻

望似怪物的鑲銀的雲陣，東一片西一片地在月旁蕩漾，我感到夜色的詭麗。「

雲，象徵着人底希望，浮動在各人不圖幻夢之中。」我想。

「平！告訴我你爲什麼最愛湖水？」月光落在她臉上，兩片薄薄的小唇，

一雙慧黠漆黑的雙眸凝視着我。

「我並不是單單留戀湖水，登高山可以使人意興興揚，夜行森林曲徑中，

就會產生嚴肅恐怖心理，但是清靜的湖面！她體使人安靜，一切的煩燥和激奮

，都會消逝在湖水裏，我愛靜，所以愛湖水。」我把槳插在水裏，船身又走出

了柳陰。

款乃槳聲中輕舟蕩漾在月光斜射着的銀光湖面。這時湖光如蒙上一層鮮麗

的素絹，微風掠過船舷又颯起駁底頭髮，她索性掉開了槳，雙手把兩槳向後輕

「詩應該是最富思想的文辭而感動讀者，並且看起來似乎是一種不朽的紀念。」

——濟慈

「詩歌是一種聖潔的熱情，環繞着我的心，如像一種永恆的負載。」

——濟慈

直瀉奔放
急流噴噴着岩石
吼叫出凶惡的響聲
× × × × × ×
冬日的冷風
襲擊着船夫們的胸膛
襲擊着船夫的撥開
衝擊到船頭的浪花
數十相路的胳膊
啣喝一陣
豈不能叫上引船
轉過那久已看見的山尖
背緯的一羣
伸起古銅色的手
向着天
又伏在地上
吼着，爬着
像土撥鼠似的
鑽向前去
呆笨重載的木船
方緩慢地駛過青色的波浪
× × × × × ×
江水流過赤褐色的斷岩
那裏，魔鬼似的一羣
從早到晚
從曉到天

掠。她低着頭吐訴她未來的志願。她訴說她底理想像一部美麗的傳奇。她底志願是要改革社會的陋習。我只是靜靜地聽。心感。

「這女子又委走上一般人底錯誤的路了。把理想放得太高，僅是一朵泡影，目光但注視在天上的星雲，卻把身邊的玫瑰遺忘了。」

我細細地講述劉易士著底大街給地聽，告訴她甘莉底故事。甘莉原也是個誰心勿勿要改造社會的女子，可是後來終於被環境同化了。

「這正是因為她底期望太高，僅成爲一個空想。秀紋恰是和他完全相反的一個典型。她把希望寄託在現實的改革上，她他小處着手：「我慢慢地說，又引了秀紋對甘莉說的話：

「況且像你這般人，是想改革一切的，所以對於自己的行動，應該格外小心，倘然你能够按照習慣謹慎地生活，你便可以以有批評旁人的權利，那麼人們便不難指摘你攻擊時恰是爲了你自己的缺點。」

寂默默地點頭，慧點漆黑雙眸在月光下閃爍。

四年了！湖上坦坦日暢談的一晚，使我對湖和艇更加愛戀。不久七七抗戰起了。爾時我也離開了家鄉，意料不到她便開始了漂泊的生涯。家鄉陷落後，便失去音信。整整四年，玄武湖上飄着血腥的烽煙，而我卻爲記憶所苦惱。美麗、幽靜、波光雲影中生活，雖時過境遷，回憶起來如在目前。
秋天是懷思的季節，我隱戀湖上一切風光，也隱戀湖上心蕩漾的人。

中央日報湖南版

言論正確
消息靈通

社址：—— 廟
部 陽 高 廟
價目：——
一月三元六角
三月九元七角
半年一十七元三角
全年三十二元四角
(外埠每月加郵費三角)

「詩是心靈一瞬間的舒放，凡在一個人的身心里生出詩的效用，並且這種效用，又是這個人能接受的，那他對於這個人就是詩。」

——聖慈伯爾

與這又爬出

那黑暗，潮濕，狹小

冒着毒氣的煤坑

傷地般的深處

挖起年紀比山更大的

烏黑的煤塊

在高熱的

紅色的火爐中

烏黑的煤塊，

爆炸出新生的力量。

X X X X X X

在黎明扣開白日的門扉

在八月鄉村的正午

在銀白色的月夜

聽浪花敲擊着砂石

年青的船夫，莊稼漢

打鐵匠，挖煤的工人……

不願做奴隸的一夥

把田地，工廠，礦坑……

留給了年青的一代

他們，着上了戎裝

驕傲地，英勇地

在江邊沙灘上

腳步和着腳步

臂膀扣着臂膀

作戰門的學習

海

懷

不見海，已整整一年了！這在我短小的生命史上，是新創的一頁，山居閉靜，生活像止水一般，掀不起半絲值得回憶的波瀾。但，只有海的影子，隨着時光的流逝，塗上了平淡的背景，漸漸地，反襯得越鮮明了。

提起海，素連的先是一串羊羣的童年的回憶。海是我第一層甜愛的家庭，從四五歲脫離了慈母的懷抱，他悽悽地走動的時候起，我就投入了海的胸懷；海是我愛的樂園；五色的貝殼、潔白的蘆根、卵石的小石，發光的玻片、巨獸的殘骨……成了我的密友，每天教學以後，書包攜在腰裏，和同伴們迅速地爬過二三大高的塘岸，沿着浪潮的印跡，搜索着理想中的珍寶。天色漸漸地昏黃，書包也漸漸地沉重，直到誰家的母親在叫喚了，才得回家。晚飯後，獨自坐在油燈下，小手撫摩着一天的收穫，不到半小時，朦朧地睡着了！

「睡着了還握了滿手的石子，真討厭！」第二天母親爲我整理書包時，抱怨地微笑着說，於是，我的寶物，又被爲落到棉團的腳邊了。

海撫育着我成長，我的眼界逐漸地擴展，我的愛好也逐漸由貝殼卵石轉移到天際彩色的雲霞，海面閃爍的浪花，翔空的鷹和出沒水間的鷗羣……晴和的天氣，海面平坦地展開，閃耀着點點金光，看遠處渺小的輪船，緩緩駛過去，一隻逐一隻的？像紙摺的手工，在錦毯上滑過。暴風雨之夜海怒吼了，波濤的撞激，組成一部悲壯的軍曲，於是，我躲在母親的懷裏，付度着海的偉大，我知道，海應該是偉大的。

十五歲以後，到稍遠的城市中求學，但，只要有假期，我又得回到家鄉，領略那海所特有的趣味。

夏季，海演成了我們游泳的場所，黃昏時節，斜陽一抹，水天一片金黃色，分不出是水是天。海風習習地吹着，我們駕着白色小艇，在水面爭逐，或翻身下水，游泳片刻，又上艇打槳。有一次，我們合了三艘小艇，向海的對岸划去，儘划儘遠，連岸上的人影也模糊了。聽到岸上的叫喚聲，趕回家時，夜幕

「詩歌底將來是偉大的，因爲當時間不住前進，在那不辜負自己的崇高的命運的詩歌，我們這個民族會找到一種愈更確定的寄託。」

——安諾爾德

激昂的歌唱
他們，更奔向
血與火交織的戰場
迎擊敵人

在江水環繞着的
青山深處

千萬匹馬達在急速地響
那是用自己的煤
煉自己的鐵

鑄造起自衛的刀槍

啊！青色的嘉陵江
你——美麗的搖籃

成千萬的勇士
在這兒鍛鍊

還有那挖掘不盡的寶藏
給祖國不斷增長
新生的力量

啊！青色的嘉陵江
祖國跳躍的脈搏啊

在堅忍艱苦的戰鬥中
怒吼、激奔、成長……

十月的風

蔭萍

十月底風

籠罩了世界，已是掌燈的時節，又有一次，氣候突變，颶風突襲襲來，我們剛繫船登岸，十爾傾盆地倒下，海面起了滔天的濁浪，我們看海中一隻帆船吞沒在波濤的腹中。

海是美麗的，海是可怕的，但我渴愛着海的偉大。

海撫育我成長，在平淡的生活上，海給我點綴了五色的光輝！

但是，隨着這些美麗的回憶後面，我興起了忿恨，我感受了污辱。二十歲以後，我記得，海突然改變了本來的面目，牠披上了恥辱的外衣，牠忍受了鐵蹄的踐踏，我不忍再憶想下去，願這閉靜的山居的生活，洗淨了這回憶裏海的污點，

我的回憶，應該在這裏中止了！

夜來，突然起了狂風暴雨，攪破了山國的寧靜，松林裏起了洶湧的波濤聲，破舊的泥屋，慢慢地擺動，兩點從窗洞裏透了進來，屋裏，睡着一個我，撩起紗帳，舉着惺忪的眼，探索漆般黑暗裏的光明，高聳着的耳，細聽周遭的巨聲，大地將傾覆似的。在這雲間，海的影子，又襲上我的腦膜，因為，只有海，才配有這樣偉大的情景。

海又在狂吼了！天地一片黑暗，只聽得怒潮撲擊岸石激起的巨聲，這時，正當人們沈睡的半夜，只有海在怒嘯。

浪濤滾滾地撲向大陸，突然，我看見了——濁浪裏湧出無數水怪，在海灘上一字兒排開，手裏執着三尖的錐叉，紅頭的毛槍，人面獸身，在短小的軀幹，在黑暗裏跳動。牠們愈聚愈多了，在人們沈睡的半夜，簡直成了鬼的世界。

一聲尖銳的叫聲，鼓起了水怪的活躍，於是，我看見牠們爬過海塘，一個接着一個，直向我的村莊衝來。我一驚，退到自己的屋裏，屋裏滿是呼呼的鼾聲。

只有海在怒吼！

一會兒，鄰舍起了悽悽的叫聲，火光又起了！四野裏，滿是鬼怪的蹄聲！我急了，執着武器，堅守自己的住屋，我砍喉一聲高呼，鬼怪又四面包圍上來

「詩人的心靈，就是一條白金絲，它可以局部地或整體地在詩人本身的經驗上起作用。」

——愛略忒

揚起旅人的夢

多少艱苦日子在霧裏蹉跎
窗外土牆脚下有秋蟲悲吟

已是一串遙遠的日子

征塵飛舞天空似北國風沙底杳茫

撒哈拉駱駝響着銅鈴

故里桑麻常沉溺懷念中

楓葉如火把記憶點燃

雪亮的鋼軌載這片片殘燼

孤蓬一根劃破河堤白雲

我又被馱過重重無限的荒山

浮梁浮橋上跌落殘夢

絳紅高聳的圓柱，百花洲踽踽孤影

江濤咆哮乘銀光東逝

九江江岸鐵欄是否仍溫

星星眯着眼飛吻江海關頂鐘閣尖影

江水在黃鶴樓下嗚咽地東流

轉一灣，仍是濁黃的蜂巢吼嘯

峭峯抱我顛播過了峽山

江南人不慎被山城濃霧剝蝕

飛奔吧！車窗外攔不住白雲倒奔

丁！

我奮呼！我掙扎！.....

醒來時，知道又是一場海的惡夢！

窗外的雨歇了，風也停了。只是一片黑暗，伴着我空虛的心。我期待着，

期待着天明！

簡 覆

袁燕生(藍田)：尊意真好，我們却沒有想到。謝謝。第一卷合訂本的封面紙決在第十二期內附贈各讀者。

洛克(新化)：你能在百忙中為本刊撰稿，很感感激。大作正在同人拜

讀中，後告。

××：尊見甚是，我們的意思是：(一)短評篇幅為事實所限，恐不能增加。(二)每期換一封面，因經濟關係，無論如何不能實現。

鵬飛(湘鄉)：詩不擬登，短評不收外稿。

××(竹篙塘)：空函不能另行回覆，詩不擬登，文稿可寄來。

文仁(金華)：本刊六期以後如確實未收到，本社當補寄，不另收費。

屋(散文詩)

安 蕾

我是巍巍的誕生了。顏面與衣飾裝扮得停停當當時，一批新的時冠博帶的人們被我接待着，那些人默默的走近我，默默的從我胳膊上，項背上膝蓋上跨過，有些人卻在我的腹腔裏，眼洞裏，鼻孔裏驕矜的巡視着；指頭彈我的肌膚，腳踢我平坦的肚皮，挑剔着說我的華服澀了或淡了，入時和笨拙，但他們終於都把卡片投在我的身上；高貴的身份使我炫惑着，覺得不安又覺得竊喜，多

『Absolute poetry is the concrete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of the human mind in emotional and rhythmical language.』

倚枕聽鐘或一夜苦雨，如今
仍在湘江一片浮萍上寄身

十月底風

江南客髮鬱的眼睛

沒曾在曠野江濱把記憶跌落

天涯去，征塵中有流浪的喜欣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四日夜

秋暮

翼軍

蝙蝠肯亂地

在屋簷前穿插

烏鴉驚叫着

飛過河去

尋覓牠的巢

星星一閃一閃地

俯望著——

肩荷鋤頭的農夫

放牛的孩子

調皮的笑

船兒收了帆

停了槳

插牢了篙

整齊的排列着

塵埃籠罩！推推拉拉這這個世界，似乎專為結識這樣一批朋友的。

這是我生日

整整一天我有些困倦，把四周凌亂的木櫃撤去，原來叫我站在這樣一個有着晝夜不息，車馬與人匯成洪流的生命的海中，我總有些不慎，許多電話綫電燈熱氣管煤氣管盤在我身上，幾丈長的鞭炮打起我的腳趾青疼，而我不能彎腰看到自己的足。

夜是靜了；只有很少的車輛挨過巡捕的崗亭和四一兩條小苗從荷葉邊一邊便倏忽即逝，一切都是平息的，生命的海也入夢了，禾花雀和野鴿子不在頭頂打架，我覺得很孤單，我的同伴們都站得太遠，使我聽不見她們接踵擠肩抵眉瞪臉說些什麼，他們太矮小了，我也不願與他們談話。

住在我身上的朋友們都熟睡了，他們精巧的小錶在枕邊和檯燈下「的得，的得」合起來像是我的心跳，海關鐘已經悠悠的敲了一下，敲過後一切愈加悠悠的，我是失眠還是怎麼回事，發光的燈的眸子在放着正向更顯的亮，曉，我想起來了。

我突然想起來了。

「我的母親呢？」——那些作育我，影響我，修養我，和潤飾我的人們呢。我慢慢的記起來；母親從前初來，此後他們就逐漸少了，逐漸的少了，他們都有一個慈和感人的共信：

「讓孩子趕緊堅實的成長，寧可我們受些磨折」，從冬天到春天；每天招應着我。直到什麼全安貼了再讀回我身邊那座朽皮小棚。只有晚上我偶爾可以窺見他們的面龐，是那種虔敬而沉鬱的，藉松枝成創花的火，我知道他們幾個人共一碗酒，緩緩的吸一袋煙的煙，擦天和說我不懂的故事。松枝燃盡了，他們消失在黑地裏，明天他們又繼續未竟的工作；為我計劃帽子的戴法，耳上是否要掛身環，晚間他們在飛舞的揚塵中進膳，他們真賤，他們不笑，松枝燃盡時他們又消失在黑地裏。

日子久了，我總覺有人消失得不大看見：一次黃昏，有個叫四財的「媳婦

『Prose is the result of conversation, but that conversation is not necessary nor often, prose.』

船靠碼頭

船夫們，帶着

整天工作後的倦怠
散坐在船頭，船尾

嘴裏衝着煙管

臉上堆滿了輕鬆

和愉快

他們誰都不經意

明天，還要繼續駛過

更遼遠，

更艱苦的行程

夜風陣陣地吹

樹木搖曳着

河面掀起了

縹緲的皺紋

月亮的影子

在水底裏發抖

人們打着寒噤

蟋蟀的叫聲

含着顫動

深秋之暮啊

緩緩的

緩緩的跨過了大地

「他爲我送一桶覆在我額際的漆；他沿着一根木桿騰空的走着，忽然一下跟繩戲法一樣離開他站腳的木架墮了下去，也不響，人家走近他也不理人。漆塗黑了半邊臉，黑的漆油怎麼又變了些紅的油漆，把他扮成一副又滑稽又怕人的怪像，人們把他抬進去，許多人坐在四週，許多人進出不安，未了大家屏息了，松枝燃盡了，他們消失在黑地裏，第二天，第三天，第……天，也許他還怪了我什麼，他不再來了。」

又一個風暴的晚上，我脆弱的肢體被雨水瘋狂的敲打嘩然軟癱下去。松皮棚子烘曬着，他們都說不出的焦急，執起離桐油的火把匆忙的救護我：爲我敷傷，撫慰我，叫我不害怕，我疼得暈過去了，慢慢的我蘇醒過來，許多血紅的歇斯里的眼關切的注視我，可是我奇怪他們似乎當我在襁褓時代更愛我，當我成長后他們反而悄悄的遠我而去，這是個冷清的世界呢。

我的雙，我的手，我的……都浸潤着，年輕的屋子在哭了，我是個永爲母親養的孩子，在深夜我的眼睛睜大着，我的眸子發燙，身上淌滿奶白晶黑的藍的汗，我想明天從這個洋洋的海裏，照照擁擠萬萬變化的生的活的海裏撈起我的劬勞的母親。

天快要亮了！

卅年十月卅日

藍田麵粉廠

本廠衡陽發行所於七月八日結束麥粉訂請衡陽
府正街衡吉合作商店承銷湘潭發行所亦於本月
十五日結束訂請湘潭中山路湘吉合作商店承銷
本廠頭粉包袋已改用紅綠雙麥商標

總廠：湖南
安化 藍田鎮建國路

電報掛號五六六三

【Prose is best defined as comprising all forms of careful literary expression which are not metrically versified.】

訴

歸雁集之一

惜衣

春風滑走年華，
讓哀愁爬上眉梢，
綠煙中，一年兩年的飄泊，
從海角走向天涯。

雨
秋月又窺探人間底秘密
重心，冷起一串嘆息，
聽雙雙夜雁哀鳴
聲聲擾動旅人枕上的心窩

紅玫瑰，在心之深處
怒開着嫩葉嫩針
害地，有誰了解飄零
繼生活底殘痕，是那末深深
那堪空虛，落寞，悵恨

委實成了疑問
家，破落的家
想到它的明天
展開來一幅漫長的畫
淒涼令人恐怖
呵！且讓奔放的心馬
拉回轡繩
再從頭仔細指點，計劃

懷舊曲

姜蘭

湘江流水

兒時巷陌

齊思賢

人生在時時有可愛的牛活，得便四季有絢爛的春天，當那溫柔的春風，輕輕地喚醒了貪睡的荇菁，又經過幾度的催妝，美麗的鮮花，就一叢叢點綴這大地的原野；桃花綻紅的笑臉，杏花雪白的豐姿，和那窈窕的野薔薇，四處逢人微笑，惹起堤上的新柳，也吐出了幼芽，一絲絲又拂動一池春水；這大自然可愛的景象啊！恰似一部幽靜深澗而涵着無窮趣味的書，在青年時代的我，已儘量地陶醉其中，肆情地享受和流連了。

一匹銀紗似的白雲，帶着微風的飄拂，就輕輕披撒在茅口屋場上空，是小溪仍舊蒸出水氣氤氳的時候，我和四五個鄰兒，一聲呼哨，衝過了迂迂曲曲的阡陌，越過了小橋，爬上斜坡，又踏上飽含露珠的青草，漸漸地聞得到森林中發出的響芬了；那時卻意外地驚起伶俐的小鳥，一隊隊飛出了新巢，「吱！吱！吱！」幾聲，箭一般似地掠過廣闊的田野；想是又到屋場，穿過堂屋，啄取我們晨餐後遺下的餘糧去了；我們開始唱着，跳着和捉迷藏，讀得疲倦的時候，大家會找到枯樹的旁邊，靜靜地倚着腰，鼓着眼睛，細心的看着深青的和烏黑的媽媽，一局緊張的大決鬥；我真不懂得這些小小的動物，又有什麼大事，值得如此爭奪，如此殘殺；看看黑色的媽媽，漸漸得到勝利，但，幾片小葉，從小小的雞隻隱匿的手中，劃開了一道縫綫，想那時的弱小有啊！當如何感謝上天的慈悲。

我愛坐兩人抬的小轎，慢七抽溜下斜坡，前後還要有打小鼓和吹號角的音樂附和着；更愛指揮小伴們，圍剿奔逃的野兔，或在花叢中，撲那絕美的蝴蝶；每當月姐爬上樹梢，照澈禾坪的時候，總愛圍着白髮的鄰翁，聽那離奇曲折的故事和笑話，說完一個，又吵着要再講一個；不是公雞，翻倒雞籠，跳出雞籠。驚起一群人去追的時候，溼曉的秋風，仍是很難引人去睡的。

遊戲和好動的心情，有如妙齡的女郎，當我漸漸長大的時候，她們就含羞地輕輕悄悄的離開去了，不是她們不愛我，更不是我愛她們，是這可恨的年輪

「詩人的文字發出一種迴覆的聲音，一致而又和諧。沒有這種一致而又和諧的聲音，那就不成其為詩。」
——雪萊
「大家都沈默地或宣示地，直接地或間接地，假定詩歌的最終目的，便是真理。」
——愛倫坡

依舊是昨日的渾黃
落葉庭前
人們已消失了
溫情的伙伴
我永遠不能忘記
那亭上的留連
梧桐敗曳
楓之紅燦
落葉小徑
探頭於碎石之下
縹緲着無盡的心情
像塵一樣的紛亂

父親底照片

彭海燕

從上海 今天
寄來了幾父親底照片
像八月的江湖
飄蕩着我心靈的岸邊
父親消瘦了
這一副消瘦的臉啊……
父親消瘦的臉上
還沾附着一個污黑
手印：這做偽檢查官的
手印啊！我記住！
如是：厝我底鐵腕
在「愛」里寫下了「憎」……

呵！從不讓時光倒流：就是那一幅富有資意的次口風場的記憶，也逐漸堆一年年隨着看厭了的春花秋葉，堆砌塵封了。
長沙外國的烽火，染紅了麓山湖水，更燃紅了同胞的怒火，凱旋的號音，吹來了敵人潰退的捷訊，可是另一個惡消息，由西鄉遠遠地遞到，在東鄉的次口風場，已被殘暴的倭寇，作了洩恨的處所，大好日莊燒成了一片焦土，想到我幼時的近鄉，那些逃不離和無力抵抗的老弱們呵，我的心神抖得不安，或許他們做了含冤的怨鬼；我無限的憂傷，又震痛了追思的小舟，重溫到回憶兒時的深淵里，但這渺茫無涯的深淵，現在已照耀着光明的火炬，這時代的洪流，已湧逼得我不再留戀兒時的生活了。
十月廿日脫稿 藍田妙中

安化縣藍田書報消費合作社

社址 藍田復興路十六號

<p>歡迎 學校師友 諸君加入本社詳索函索即寄</p> <p>組織：完全依據合作法規 目的：適應戰時文化界需要減輕教育界消費負擔 入社：手續簡便利益優厚（個人股一五元） （團體股一十元）</p>		<p>最近出版新書</p> <p>英文模範作文 一元四角 本社印製之書無 英文尺牘 一元 用品九折優待社 算術示範（小學初中均適用）一元二角 小學各科常識問答 印刷中 時代新歌選 編印中 平調選粹 編印中</p>
<p>本社印製之書無 用品九折優待社 員</p>		
<p>用試迎歡品出有已夾裝請對特之要爾時職合適</p>		

本期原稿，因送橋頭河湖南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安化分處審查，發還轉為郵遞所誤，致遲出三天，事非得已，敬希讀者原諒。

本期零售三角（外埠加郵四分）

本刊業已呈請內政部登記

「詩是一種音樂，但不僅是音樂，它作用起來，恰如一種潮流的指導，能傳達出靈魂親密的性質。」

——H. Robert de Souza

「詩是一種靈魂。」

——布拉達雷博士